DS
754
.2
L35
1731
V.1

LIBRARY
JUL - 4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V.1

鹿洲奏疏

鹿洲奏疏

履歷條奏第一

臣藍鼎元福建漳州府漳浦縣人年四十八歲

雍正元年拔貢充內閣一統志館纂脩効力雍

正五年三月初四日吏部欽奉

特旨帶領引

見奉

旨著記名遇有要緊知縣缺出奏聞欽惟

皇上

學傳精一。
道備中和。
賞罰肖天地之無私。
仁慈若父母之均愛。善政至教。卓越古今。上瑞嘉
符。駢臻寰宇。固已廷多夔契。猶勤若渴之求。吏
盡龔黄。尚思循良之彥。臣誦法先儒。心懸報
國。久困諸生。効忠無路。幸以雍正元年應
詔選。拔入京三年。四月在館脩書。効力蓋藉此趨蹌
闕廷。表忠愛。瞻依之願。十科鄉試。一第無緣。自分此

生終老韋布忽聞
特旨宣名得以仰瞻
天顏復蒙格外
隆恩畀以民社要職感激涕頤夜思達旦臣不由科
甲又無偏途起田間而膺組綬是
皇上以唐虞三代之士待臣臣若不以唐虞三代之（已上極述遭遇）
良臣自勉祇是循分供職已辜（之隆位置特高）
皇上特用之恩況敢一毫不肖欺罔此心不可以對
天日當爲天地鬼神所不宥臣自幼孤苦能甘

淡泊居官持廉乃分內彝常之事但恐才有所
不逮識有所不周力小任重懼滋隕越然思人
讀書人了此又何秀才不會
臣効職不外公忠誠至可以生明勤至可以補
做官耶
拙臣惟有矢竭愚忱時時以圖報
皇恩四字常懸于心目之前以矯激沽名爲大戒以
黨援偏私爲大恥苟可有裨益吏治民生關係
所謂勤至也
世道人心之事任勞任怨臣皆所不恤也知縣
所謂誠至也
一官有父母斯民之責當有至誠實意與小民
痛癢相關所謂愛百姓如子處民事如家事者

臣必先正己率屬使丞尉共勉爲不貪使紳衿皆範于名教使民人知尊
君親上孝弟忠信之爲美爲除其豪强盜賊訟師衙蠹之害導養其農桑畜牧山林川澤之利制節其風俗奢儉積貯貿遷之宜寓軍政于保甲之中行催科于撫字之内庶邑民安生樂業咸沐
朝廷愛養教化之仁恩此臣所黽勉自期以報
皇上者若夫重耗加派虧空濫刑以及徇情干譽諂媚上司鑽營求薦諸陋習臣雖不肖亦斷不敢

氣味逼泰漢而識議直追周秦以上

爲此
聖明遠矚難逃洞鑒茲當拜獻之初遵繕履歷條奏
臣有地方條陳數事字多逾格另分五摺條奏
並呈
御覽伏祈
皇上睿鑒採擇施行臣不勝惶恐戰越之至謹
奏

古懋深醇直與西漢人一鼻孔出氣至其語
語從肺腑流出俱係第一等見識駸駸乎幽

風無逸之遺西漢諸家恐未見到也

經理臺灣第二

臣藍鼎元謹

奏爲臺灣民庶日增宜加善後籌畫事竊惟臺灣一府屹立海外高山百重平原千里舟楫四通八達外則東洋南洋西洋諸番片航可渡内則閩廣江浙山東遼陽不啻同室而居無閫閾之隔實爲

國家東南沿海封疆之要地非尋常島嶼比也我

聖祖仁皇帝收入版圖撫綏休養今民人已數百萬糖

庶宜富富宜敎臺之可恃者在此臺之可憂者卽在此

穀食貨出產亦蕃邇年文武協衷防範安戢可
云盡善但人心風俗傾側無根不思室家根本（提出關要後）
之圖未知孝弟忠信之道宜煩有司整頓使之（面許多經理只了此二語）
樂業安生臣不揣愚昧敢爲
皇上陳之臺民素無土著皆内地作奸逋逃之輩羣（根株）
聚閭處半閩半粤粤民全無妻室佃耕行傭謂
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百人謂之客庄客庄
居民結黨尚爭好訟樂鬬或毆殺人匿滅踪跡
白晝掠人牛莫敢過問由來舊矣統計臺灣一

承前室家根本一語暢

府惟中路臺邑所屬有夫妻子母之人民自北路諸羅彰化以上淡水雞籠山後千有餘里通共婦女不及數百人南路鳳山新園瑯璚以下四五百里婦女亦不及數百人合各府各縣之傾側無賴羣聚至數百萬人無父母妻子宗族之繫累似不可不爲籌畫者也今欲驅之使去則勢有不能縱其所如恐爲地方之害臣愚謂當有潛移默化之術漸解其靡室靡家之民必先使遂其有室有家之願蓋民生各遂家室則

無輕棄走險之思設有不肖欲爲盜賊不能不
念妻子親屬之株連而且一妻入門則欲食欲（民間家事體貼）
衣有子有女則衣食日繁不得不力農負販計（周到）
圖升斗以免妻子一日之飢寒雖有奸豪意氣
亦將銷磨淨盡此不待禁令而自然馴服者也
惟是婦女渡臺之禁素嚴官其地者尚不得携
眷屬況民人挈家出口入口需費浩繁必得
諭旨飭着文武地方官凡民人欲赴臺耕種者務必（細畫室家之第）
帶有眷口方許給照載渡編甲安插其先在臺

灣墾田編甲之民有妻子在內地者俱聽搬取
渡臺完聚地方汛口不得需索留難其餘隻身
遊棍一槩不許偷渡文武差役誠實良民必將
赴臺何事歸期何月叙明照身票內汛口掛號
報明駐厦同知条將存案回時報銷倘有過期
不還移行臺地文武拘解回籍再令有司着實（嚴保）
舉行保甲稽查防範臣思保甲良法實可興善（甲以固室家）
戢奸而在臺灣尤當以此為先務庶幾民間情
事脉絡井然平日知其所為去來知其所自嚴

革逐過水之條雖所犯輕罪而情理可惡者務

嚴過水以安室家

必逐水解回原籍查逐水之法現在舉行但逐
回一月兩月無不潛踪復至仍舊爲非是以雖
逐不畏遂爲藏垢納汙之塲似應
飭部議定嚴例凡臺灣革逐過水之犯務令原籍地
方官收管安插左右鄰具結看守如有仍舊潛
踪渡臺將原籍地方官叅處本犯正法左右鄰
嚴行連坐庶奸民有所畏懼而臺地可以漸清

承前孝弟忠信一語暢發

再令有司多設義學振興教化集諸生講明正

學使知讀書立品共勉爲忠孝禮讓之士而平日好動公呈交結胥役出入衙門之習尚可以漸消各縣各鄉各社多立講約着實宣講

聖諭廣訓書諄切開導無徒視爲具文使愚夫愚婦皆知爲善之樂皆知綱常倫紀尊卑長幼之義奉公守法則浮囂不靜之氣可以自平臺地不蠶（補桑麻層）桑不種棉苧故民多游惰宜亟講桑麻之政教婦女紡績勤儉之風臺俗素尚豪奢平民宴會洒席動費中人之產遊手無賴綾襖錦襪搖曳

街衢負販菜傭不能具體亦必以綾羅爲下衣寛長曳地家無斗米服値千緡似應（補節儉一層）

飭諭地方有司崇奬節儉稍示等威使知貴賤貧富之分者也南北二路地多閒曠應（歸到也墾樂利無窮矣）

飭有司勸民盡力開墾勿聽荒蕪可以贏餘米穀資閩省内地之用且可以恢廓疆境使生番不敢恣意出沒射殺行人蓋生番所行之處必林莽可以藏身遇田園則却走而不敢過其射人割取首級烹剝去皮肉飾其骨以金誇耀其衆衆

遂推爲豪雄出牛酒賀之野性固然但地一墾
闢則無此患可以漸次招撫收爲熟番凡從前
効順之番皆加恩與民一體凡游手無藝之人
皆漸次逐回內地則在臺民番皆安生樂業數
年間可得良田百十萬益
國賦裕民食沿海各省皆受
皇恩于無旣矣臣愚保甲逐水義學講約諸事有司
多視爲具文恐奉行不實仍舊無益應否交與
巡臺御史專責稽查則出自

皇上乾斷非小臣所敢冒昧也臣草茅下士受
恩感激攄臆直陳罔知罪戾不勝惶悚戰慄之至謹
奏

奏疏盛於西漢至仲舒而大暢然疎而未密
仲舒所以遜子政也韓柳力追子政而氣味
仍遜終是本領未厚耳須知子政根据六經
其文固是千古之雄然準古甚精酌今未善
故有密處亦有疎處是篇羅貫古今洞達時
勢爲臺疆建萬年長治之策起漢唐諸公見

之未知以爲何如也○臺之可憂者在庶臺
庶之可憂者在無土著篇中經理不外敎養
二字然誰能如此區畫詳明耶此奏疏之歷
世不刊者

臺灣水陸兵防第三

臣藍鼎元謹

奏爲臺灣水陸兵防宜加經畫事竊惟全臺駐防官兵七千餘名水陸屯戍可云周密但幅員千五百里塘汛寥遙不能無兵力弗周之處如北路鷄籠地方爲全臺腹背旁門要害距福建省城水程七更順風一日可至此不經廈門澎湖鹿耳門而可由福州直達臺北者明末倭船由鷄籠登岸而臺地竟屬於倭後爲荷蘭所奪荷

蘭人于鷄籠港口之鷄籠嶼建築砲城堅壁高壘以遏北來艘船之衝臺人謂之紅毛城中有大砲二十七位前海寇鄭氏亦設偽鎮戍守之鷄籠去淡水營雖僅百餘里崎嶇跳石以行須三四日乃至倘有賊船駕此停泊或日本荷蘭巨艦入港淡水營官兵斷不能知 臣以為宜脩補砲城添設鷄籠水師一營以守備領官兵五百戰船七隻防守其地與淡水營為犄角之勢而淡水以南二百餘里有後壠港港澳寬深由

詳悉

海口直達後壠社可容戰艦出入此亦入臺僻路爲水陸要區宜增設墩臺以千把總輪防其地此水師汛防之宜經畫者也北路地方遼闊半線上下六百餘里自昔空虛今幸蒙

皇上睿照設立彰化縣治有守備一營防守然此六七百里皆山海粵區民番錯雜之地內山一帶又有生番出沒後壠中港竹塹南嵌處處藏奸之所而竹塹埔寬長百餘里行竟日無人烟是彰化守備兵力所弗及也臣愚謂竹塹埔廣饒

沃衍可闢良田數千頃宜特設屯田守備一營
（防害即以興利）
駐兵屯墾併募民共耕餘地碁置村落使生番
不敢出截行人而農民得安耕鑿中路有羅漢
門雄踞萬山之中土地寛沃内控生番外屛郡
治北通大武壠以出北路南通阿猴林散出南
（陸路之害二）
路爲奸宄出沒南北往來要害即朱一貴起亂（指出證佐）
之所一貴在羅漢門招匪豎旗而後出掠崗山
今崗山添設守備而羅漢門棄置空虛所謂不
遏其源而遏其流者也崗山去府治三十里上

有總鎮標兵下有南路叅將似無庸特設守備
臣以爲宜將崗山營守備移駐羅漢門則賊窠
永絕而番害亦可袪除南路下淡水以下大崑
麓瑯嶠二三百里亦無兵防向皆有番無民之
地今開墾流移日趨日衆山深海僻遂爲匪類
陸路之害三
逋逃之藪臣以爲瑯嶠乃臺南要害亦宜特設
屯田守備一營駐兵五百屯墾防守或慮官兵
不習耕耘增兵又須增餉則此欲設竹塹瑯嶠
不煩而利無盡此策更爲
兩營可另募農民爲兵資以牛種農具及一二

年之食至成田登穀之後停止給糧即以所墾官田俾世其業若犯法責革將分田招民另補其父母妻子皆許携至行間助耕饁餉　臣思全臺防兵皆內地換班流寓不妨增此二營土著以為主客相維之勢且兵丁有父母妻子必不肯受賊蹂躪無有如前歲之臨陣不勇以子然一身逃歸內地者況力農之兵手足粗勁血氣堅強較官兵猛壯加倍幸竹塹瑯嶠皆有可屯田之地與其棄為盜窩不如收為兵食利

國利民一舉兩善此陸地汛防之宜經畫者也臺（鎖）
灣海外天險日本荷蘭素所朶頤之地東南風
順利十餘日可至關東此齒唇窓邇之區未可（此段申說利害更切）
（更深）以遐荒海島目之幸際盛平不忘武備臣所以
敢竭臆衷不自知其愚且陋伏惟
皇上睿鑒垂察臣不勝惶悚戰越之至謹
奏

全臺利害較若指上螺紋秀才談兵自度有
此識見有此經畫否篇末說到關係絕大處

拳拳之衷騰躍紙上矣

漕糧兼資海運箚四

臣藍鼎元謹

奏為敬陳漕糧兼資海運之便以裨

國計裕民生壯海疆萬里金湯之勢事（先提出大關係）竊惟

京師民食專資漕運每歲轉輸東南漕米數百萬由江淮運河以達通州百官祿廩滿漢軍民之饔飧無不仰給充裕儲積饒富美矣盛矣顧臣觀山東北直運河水小輸輓維艱有剝淺之費（此段言漕運之難）有挨次之守䍐夫盡日牽挽行不上數十里其

爲力甚勞而爲費甚鉅大抵一石至京糜十石之價不止臣思民食關係重大千萬蒼黎家室之所資僅恃運河二三尺之水似宜多方籌畫廣其途以致之欲求節勞省費之策以爲

國家弘遠之圖莫如兼資海運海運之法在元朝行之已有明驗非臣愚昧穿鑿憑臆妄逞之見也元初平宋以河運非便自伯顏獻海運之言以沙民朱清張瑄羅璧等能識海道立運糧萬户府三使三人爲之海運遂興初歲運四萬餘

石後漸增至三百餘萬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元史以爲一代良法今之海道已爲坦途閩廣商民皆知之臣生長海濱習見海船之便利商賈造舟置貨由福建厦門開駕順風十餘日即至天津上而關東下而膠州上海乍浦寧波皆閩廣商船貿易之地來來往往歲以爲常天津現有閩船可問亦罕見有漂溺者且漂溺乃係天數以閭閻市井數十小民之福命尚

此段只言其理勢之無虞

能利涉風濤爲仰事俯育之資况

聖天子民依念切爲億萬蒼生造無疆之福命定知
海若効靈舟航安穩與内河如一轍也臣觀元
此見海運之利大
史所載歲運不無漂溺然以所失之數勻配各
害小遠勝于河漕
船每石所少無幾或七八升或三五合止有一
次少至二斗四升以爲大異其視河漕之數尚
所得多也臣以爲海運之法在今日確乎可行
請先撥蘇松漕糧十萬石試之遣實心任事之
臣一員僱募閩廣商船由蘇松運到天津復用
小船剝載通州視其運費多寡與河漕相去幾

何若試之而果可行請將江南浙江沿海漕糧改歸海運河南湖廣江西安徽仍舊河運特設（此爲第一要着海運之利不止節勞省費也）總督海運大臣一員駐劄上海崇明等處兼督三省水師軍務將江南浙江山東水師官兵改歸統轄調遣巡哨諸洋三省海洋盜案專其責成裁去崇明總兵官設海督標中軍副將一營左右前後遊擊四營分撥弁兵押運以二月半（此下言海運之船并詳其途徑）春分前後運起八月而止各運至天津交卸其運船以閩廣趕繒爲主趕繒尖底之船由崇明

三沙放洋東行盡山花鳥在五沙頭直放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經劉公島登州沙門島萊州大洋入界河以至天津順風不過八九日若用江南沙船則由崇明泝淮膠皆在內洋行走內洋多沙洲淺角惟平底沙船可行沙船所載甚多但用布帆止可順風駕駛若迎風逆濤則寸步不能以進倘一年間運一次亦可用也　臣又有臆劃之見沙船可行之道則臺灣舢板頭船於此處最爲相宜其船式短闊止載六七百石

入水不深輕快穩便不論內洋外洋不論風濤順逆俱可無虞欲運漕糧數多此船似不可少宜于江南開厰分造趕繒舢板頭等船招募閩廣舵工水手給以軍糧令其駕運海船與河船不同河船畏淺宜于輕海船畏飄宜于重河漕室家婦子團聚舟中海漕舵工水手皆隻身數千里外不能無內顧之憂須于每船載滿量留一二百石餘地許舵梢搭載私貨體其情而恤（體貼至此無遺策矣）其勞自無不踴躍從事且南方貨物皆可駢集（并言貨物流通之利）

京師而回空之船亦可載北貨以資江浙上下海
關俱可多徵稅課尤裕
國裕民之道也每船安置大砲子母砲數位鳥鎗
火藥搭鈎牌刀足用若遇賊船便可順手擒獲
（此見海賊之不足畏）
臣深知海洋宵小伎倆情形斷斷不能為患害
也伏思海運最為便捷節勞省費而向來無有
籌及者一則由不知海道一則畏風濤漂溺一
則慮在洋盜劫今數者俱可無虞且不特糧艘
（總收見海運之斷然可行）
宴安凡商民皆蒙其福是誠可行者也況舢板

頭船一設可以無處不入天下島澳險阻皆坦
然在掌握之中是海督水師甲于天下而京東
有萬里金湯之勢矣臣思天下舟楫之利無如
閩廣而江南則遜浙江山東又遜江南海岸萬
里不啻同室天下之船皆可直抵山東日本琉（彼陳透快）
球亦不過一水之便京東
輔近地海口宏開無關闔之隔今之
睿慮周詳設立天津水師此元明兩朝所未及者萬
年久安長治之大慶也若再行海運設海督聯

台山東江浙爲京東一大水師內可以廓清洋（不獨籌守畫）
（周家其文亦獨雄千古）
盜外可以鎮壓諸彝上可以飛輓漕糧下可以
流通百貨惟
皇上宸斷舉行則天下萬世幸甚臣不勝惶悚戰越
之至謹
奏

天下大事小儒闇而咋舌狂生漫掉三寸則
曰此事容易須知此事之利害原委見不周
則將來一敗不可收矣談何容易也有識海

道之人有利海道之船有防海賊之法方見海運之有利無害無此老謀豈許妄談天下事哉喫緊在設海督以固海疆此萬年長策也天下全圖沿海大勢列省指掌綸巾羽扇而指揮之一腔忠愛之忱與筆俱飛與墨俱流於此見眞讀書人本事牖下呻唫者且不解其說之何自矣

鳳陽民俗土田第五

臣藍鼎元謹

奏為敬陳鳳陽游民之俗請飭有司實行教養之政事欽惟挈領

皇上普播仁恩弘敷教化天下人民無不安生樂業敦禮義而重廉恥熙熙皞皞如覩平章協和之風猶且日勤

訓諭加意道齊欲使山陬海澨之中悉開其氣稟習俗之蔽此誠天地父母盛心有加無已凡地方

大小官司皆當仰體
聖意實心實力與百姓相關切而教育整齊之者也
臣伏見江南鳳陽之民不事產業輕去其鄉舉族相率携妻遠遊數千里之外以秧歌花鼓爲生涯行索舞跳爲技巧陪客飲唱爲娛樂十五省千四百州縣無處無之有手足不以耕耘有妻女不以紡績同處堯天舜日之中偷自遺于禮義廉恥之外此臣所惻然憫念不忍目覩者也天下疲癃殘疾沿門丐乞之徒尚出于不得

（極言鳳俗之宜變愷惻明快）

已而鳳民竟似樂此而爲之臣實不解其何故嘗詰問所由來據稱先世獲戾明太祖爲所責罰不出則家有疾疫之患臣以爲此無稽之談誣罔飾非情更可惡明太祖聖哲之君斷無忍使故鄉人民至于此極之理即使果有其事能以一言而使數百載餬口四方則我

皇上今日亦可以一言而賜之安居樂業永無災患

此言變俗之法在乎制産

惟是民有恆産自懷井疆必先爲籌其農桑衣食之源乃可以觀其遂生復性之效臣雖未至

江北然聞盧鳳泗潁之間人稀土曠可闢良田數萬頃請

勅安徽撫臣招徠撫綏行水利營田之政令各省督撫嚴檄各府州縣不許容留鳳陽一人在地方秧歌花鼓盡令驅回原籍開墾耕種倘人多不足以容則附近淮徐一帶沮洳蘆葦之區皆可

此變俗之人

相度行之遣實心任事之臣循行其地規畫地

此下詳所以制產之法條分縷析氣味純

勢高下開鑿溝渠疏泉導流以資灌溉堤堰閘

乎西京

壩以時蓄洩低窪者浚為湖蕩其餘可耕之地

盡數以爲官田如佃丁授田之例動支庫給糧給與牛種農具計畝墾耕歲收其租以充兵食量擇高原甚置村落編成保甲教之樹藝畜（此恆產外自然之利）牧牛羊雞豚薯芋梨栗竹木果蔬之利可貨可飽教之蠶桑多種木棉麻苧使其婦女盡學紡績織紝以爲冬夏衣服勤講

聖諭慇懃教化（歸到教化）使知禮義廉恥之足重綱常倫紀尊卑上下比閭族黨之相聯屬則人人皆安居樂業無復有輕去其鄉者矣夫惻隱羞惡之心凡人

皆有特一時迷惑不自覺悟轉移化導之機全
在地方有司之留意勞來匡直輔翼振德未有
感之而不應者也抑臣更有請者各省風俗不
同然一路城村旅店多有閑雜婦女聯袂成羣
闖入客房招邀戲笑或與輿夫雜坐酣飲歌唱
徹夜甚非人理州縣爲民父母之官此等何忍
坐視似應
飭行各省有司嚴行禁絕即以此附入考成如有仍
[illegible]酉務將該州縣特疏參處庶幾有所儆畏

不敢不廣宣
皇上德化而風俗日以淳美矣臣迂愚之見未知是否鄙瑣瀆陳干冒
宸嚴不勝惶悚戰越之至謹
奏
此奏似迂其實乃絕大議論關係世道人心移風易俗莫先於此中間因勢利導就地制宜大有實用虛談經濟者安能有此詳密使天下地方長吏人人如此留心如此措置又

何患民生不厚教化不行也哉

黔蜀封疆第六

臣藍鼎元謹

奏為敬陳黔蜀粵西三省調劑疆域以便民生吏治事臣在館預脩一統志謹按貴州方域東西千里有餘南北不過三百餘里僅可當中土一大郡輿圖省會如蜂腰頓小其南二百二十里即為廣西之泗城府其北一百五十里即為四川之遵義府天下省會未有如貴陽之單薄者（此段關係絕大貴陽當蜀粵滇椄谷之穴其勢甚是可畏不特吏治之不便也）肘腋要緊之區土地人民俱屬他省臣已疑其

吏治之非便矣再按遵義至四川省城計程二十餘日官司之上下詞訟之往返士子鄉試之（此言遵義所以宜改隸之故）跋涉道途勞瘁曠日遲久在上司有鞭長不及之虞在下民有情難遽達之患往時學臣畏其險遠又以報部限嚴多不能親歷其郡檄生童至重慶府就試遵義至重慶亦有十餘日程生童應試路遠費重近時學臣或有勉強按臨然終苦于道路之艱限期之迫臣以爲四川遵義一府宜就近改屬貴州聽黔省學臣按試一應

錢糧詞訟至貴陽僅百五十里似于民生吏治
大有裨益者也再按泗城土府至廣西省城千
有餘里亦屬僻遠全郡皆蠻以土知府統之流
官只同知經歷而已其地廣袤四五百里自黔
省獨山州定番安南以外一帶五六百里並無
一官土民兇悍成性不循理法白晝掠人子女
鬻于市其父母過而不敢顧黔民犯法逃入泗
城界則官司無如之何是泗城一府在廣西可
極言泗城所以宜改隸之故利害甚深
有可無而爲貴州逋逃藪游手之往來奸頑之

擾奪兩省地方均非利便臣以爲廣西泗城土府亦宜就近改屬貴州添設流官同知通判一二員分駐經理酌撥官兵彈壓防守則法令可及政化可施苗蠻當漸歸淳善矣今天下一家短長無非臂指苟可有益于吏治民生亦何必拘此疆彼界之小大況蜀粵地方本大無遵義泗城不見小黔省地方本小加遵義泗城不爲大一轉移間三省吏民均愛養安全之澤凛制節謹度之防遠邇蒙庥萬年順利似可

昌明醇厚力追古人

勅部議覆行令三省督撫會同確勘斟酌舉行者也

臣未經身歷其地不過按圖畱心妄抒臆見未

知是否伏惟

皇上睿鑒垂察臣不勝惶悚戰越之至謹

奏

秀才不能以天下爲已任縱文采絕世未免浪費筆墨耳海内詞人探訪山川風土摛華掞藻極文章之鉅觀然於民生吏治國勢人心有何裨補也三都兩京雕肝琢腎真讀書

鹿洲公案

序

鹿洲先生獨坐土室日夜讀書著述余過之曰噫有此安閒自淂之一日乎鹿洲笑曰吾所入者皆自淂若安閒與否則非吾所知也俄有民自

十里百里至者皆提筐挈榼悲歔太息言公為政似龍圖而禍變出意外民等甚為不服先生笑而謝之且搖手曰後不可作斯語此非所以愛我也惠来邑民王希伍年八

十餘矣扶杖行二百里攜来五升雞子十數枚餽先生而泣焉曰天乎天乎不圖包公一至於此余於是嘆先生異政感及隣封去官之後乃見輿情不獨潮普兩邑之民為

然矣先生聽訟如神果有包
孝肅遺風每當疑獄難明虛
公静鞫似別有鈎致之術雖
狡黠訟師積年老賊詞說不
能難夾責不能服者一見先
生即鬼詐不知何往不待刑

而畢輸其情余每怪世人讞
訟全以刑法推敲三木之下
何求不淂萬一有差九原怨
痛寧有極乎先生聽斷惟恐
小民不淂盡其詞怡色和聲
從容辯折俟其無所逃遁而

浚定其是非是以刑者不寃
死者無恨民不能欺而亦自
不敢欺此吾夫子所謂大畏
民志者也使天下司刑之官
皆如先生之公明詳慎守法
豈有寃民哉先生追思往事

擇其案情稍異者筆之成書為公案偶紀二卷夫世所傳龍圖公案吾不知其真贋何如覺中間鬼事太多不足為訓且亦有非孝肅公寔蹟者以鹿洲公案視之似更質而

加之以文卓〻乎可傳也人
皆以公忠受禍為先生扼腕
余獨以此為先生賀則搽心
可以對
君父制行可以對庶民求仁
得仁夫復何歎况孟夫子有

生於憂患之説乎先生自服
官以来惟在普浔寢食耳卞
兩月而普邑大治當道以先
生為才俾兼潮篆奉檄日自
普啓行入潮境沿途相驗命
案者三宗而後至潮邑又當

上年歉收之後五營軍士之
糧半載盜賊遍野行人持梃
結隊尚岌岌未必保全豪强
奸宄暴寡凌弱竊人之妻鬻
人之子爭山霸海奪田侵宅
日告愬者一二千人先生極

力整頓籌兵食靖萑苻治豪猾獄訟隨到隨決黎明視事漏下二三鼓而後退食又詞狀簿書不肯假手他人雞六鳴而後就寢東方微白復起視事如是者一載有餘無一

日一時之間斷地方寧静治
績甫成又有戰船砲臺城垣
營房西穀之大累心血俱竭
尚朔望偕諸生講學談道使
之共興於尊
君親上孝弟忠信之風講畢

課文躬為評隲親友咸勸節
勞曰功名與身命孰重先生
曰吾一日不如此便覺此心
不可以對
君非為名也吾一介草茅受
恩深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余乃知先生之遭阨正造物
所以厚先生而延之命也從
兹浔遂志林泉等身著述自
足千秋即使重出勤勞亦多
此一番休養閱歷人情變態
宦海風波未必非憂戚玉成

之一助余所以為先生賀亦信先生能自樂其樂也潮邑已臻大治夜户弗扃民有仁讓之俗讀鹿洲公案者當知先生一片苦心不徒以創見而誇美之也是為序雍正己

酉春日衡山年仝學愚弟曠

敏本拜手題

曠印

敏本

粵山

鹿洲公案目錄

潮普邑令藍鼎元著

偶紀上

五營兵食
三宄盜屍
邪教惑民
幽魂對質

葫盧地
沒字詞
龍湫埔奇貨
死丐得妻子
賊輕再醮人
閩廣洋盜
兄弟訟田
卓洲溪
攺甲冊

偶紀下

雲落店私刑
三山王多口
西穀船户
忍心長舌
仙村樓
尺五棍
林軍師
山門城

猪血有靈

古柩作孽

蜃樓可畏

鹿洲公案卷上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曾之評
宣逸夫校

五營兵食

潮陽一縣歲徵民米軍屯一萬一千餘石配給海門達濠潮陽惠來潮州城守五營兵食無有存者徵收（關係甚大）不前則庚癸將呼非細故也雍正五年丁未承三載

荒歉之餘米價騰貴潮令魏君發支兵米至五月之半止矣其半月不能繼六七兩月將離任又不繼八月解組大埔尹白君署潮篆九月卒于官五營軍士半載乏食懸釜嗷嗷民閒岌岌焉時鎮潮大帥尚公約（好鎮帥）兵有法紀律嚴明潮陽海門諸守將皆能得士心是（好將官）以諸軍雖極苦而無敢越念大吏以余承乏代庖兹（好軍士）邑冬十月十八日抵任廩無粒米倉無遺穀軍士多鳩形鵠面有不能終日之勢適奉憲檄借運鎮平程鄉倉穀三千石暫給兵餉余曰噫美矣但募舟轉運

上水下灘往返須二十日恐兵丁不能久待且夫船（體恤下情聞者已欣悅矣）
運費將何所資轉盼數月又有運還程鎮補倉之費
可遂云長策乎查是歲早禾半收冬稔八分以上設
法催征未必不較便捷也吏皆（二字可憐）曰難甚潮人素有健
逋之癖鄉閭居民有糧者少連阡廣陌皆郭內世家
大族之田闔邑鄉紳舉貢文武生員不下七八百人
捐納監生一千三四百人院司道府書吏皁役勢豪
大棍不知幾千百人皆威權烜赫如虎如狼持檄催
糧之差孰有過其宅而問者見之惴惴莫敢仰視稍

有片言獲戾則縛入其家禁閉楚撻否則追至縣堂（紳衿勢豪積習至此潮邑催科一難）叢毆公庭之上由來久矣而啚差亦遂與和同舞弊有錢縱釋毫不以催征爲意每逢比較拘亡户餓殍一二人代責抵塞無有確實糧户得以見官且比較輕笞百不當一稍示之以嚴刑則有前任魏使君故（衙役放恣至此潮邑催科二難）事各役哄堂一聲潰然走散登東山劉石洞二三百人蜂聚弗迓誅之不可勝誅使君無如之何則必欵紳衿邀豪猾出以好言勸慰然後下山供役如常自此奄奄不能復振百事皆掣肘不可爲矣余曰不然

紳衿獨不畏詳革乎上司吏役不畏上司懲治乎勢豪大棍吾自有三尺此無難也衙役散堂登山則係不軌亂民吾能禽而盡殺之僉曰紳衿蠹役非止百十抗糧可以詳革必人人而盡申之安所得許多楮墨且日亦不足矣余曰噫天下豈有不可化之人哉

胸有成竹

我自有良法處置非汝等所知也乃下令闔邑人民曰潮陽之在嶺東固巍然大縣也沃野平田二百餘里素號產米之區人物蔚興世家大族甲于潮郡士

先以禮義廉恥動之

大夫明禮義而重廉恥古以海濱鄒魯目之邇年以

來西戍歉薄急公者鮮兵糈貽悞亦出于無如何今冬稔有秋閭閻不苦乏食此亦急公奉上爲長吏分憂之日也五營軍士自五月至今未沾升斗之糧汝等同鄉共井非親即故寧不相知相恤況設兵衛民（以鄉井情義動之）輸賦養兵古今通義汝等藉人之力以安疆土忍坐視其枵腹顛連而不一惻然動心歟茲奉憲檄借運鎮平程鄉倉穀三千石暫給潮餉夫鎮平小邑也程（令水澆背）鄉中邑也小邑人民尚能急公完糧以贏餘米粟養（令人羞死）活鄰縣汝以潮陽大邦而乞食於小邑不亦可恥甚

總是少不得的不如留

乎況鎮程之粟雖來汝士民糧米終須完納何苦自

箇面皮

居頑户抗欠之名使堂堂大縣黯然無色其羞其否

頗汝等一深思之也本縣代庖伊始專職催科以濟

兵食查向來糧米征收每石加耗一斗乃普天通例

今本縣特從寛減凡納本年糧米一斗收耗羨五合

減耗至此亦宜急公完納

每石耗米五升納舊年米一斗收耗羨三合每石耗

米三升祇僅取足供糧道養廉奏銷之費本縣毫不

濡染焉汝等當曲體減耗爲民之心將應納新舊糧

主意

米爭先納完使十日之内得以發給兵糈後此源源

接濟五營皆慶飽騰之樂本縣實受汝士民賜矣倘汝等不知情理仍前抗玩不納則本縣減耗無益自當照舊加一征收惟有嚴刑峻法以與汝頑民爲難（再以刑法動之）汝等自度能抗本縣能抗　朝廷之法乎縉紳衿監爲民之望逋糧功令更加嚴切至于勢豪土棍上司衙役尤不足道本縣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倔强之性自昔已然況今爲　朝廷法吏不能搏擊姦豪伸三尺之典章無是理也紳則詳參士則申褫奸棍蠹役（說到此處雖健逋者）幽囚杖斃而其名下應完糧米即至家破身亡亦終

（於當面首）

不免干輸納彼時雖欲悔之其何及矣本縣謬叨民牧有風俗人心之責所最與士民痛癢相關休戚相共欲代謀安居樂業遂生復性之計不知凡幾此區區急公完糧分内當為之事非有所苛求於汝汝等（聞此而不動心非人也）豈皆木石心腸不肯稍聽本縣一言耶試於清夜平旦反覆靜思必有以慰本縣之望本縣將憑軾而觀之是時十三都士民以此舉為異事歡欣趨納者甚（有良心）衆而一二頑梗衿監且笑其愚余密遣差役捕致之每日必有一二登堂者計新舊積欠累累總列一單

問之曰若肯完乎多浮詞支飾余曰噫汝眞不可化之士矣今欲詳革汝貢監則功名可惜吾不忍也請暫入獄中少坐不論今日明日今夜明夜但糧米全完即出汝矣而胥差復漸有弊不肯攝衿監到官余（此坐困豪强良法直捉爽快）思潮人好訟每三日一放告收詞狀一二千楮即當極少之日亦一千二三百楮以上於當堂點唱之時見係貢監諸生必呼而問之曰若完糧否名户房吏書賫比簿堆積案頭立查完逋完則奬以數語揖之退逋則開列欠單置之獄俟完乃出由是輸納者益（此攝捕抗糧良法）

果然十日見效賢于惜運

多而詞訟亦稍減其半計開徵甫十日積米盈倉遂

多矣

給發五六月兵食先潮陽一營次海門次達濠次潮

久旱逢甘雨

州城守營又次惠來營輪流一週復給七八月兵食果爾源源接濟前者方去後者復來九月十月十一

酣暢

十二等月皆支領足數至臘月二十八日而告厥成功不復有懸欠升斗矣五營軍士騰歡感激不可名狀潮陽營遊府劉公海門營叅府許公皆曰我等平

平心之語亦見和衷共濟

心自揣苟得支給一半或止少兩月則已喜出望外不圖徵發之神之至於斯也自是新歲兵食按月支

給終余署任無有遲者方立法嚴比之初諸畨差弊（追叙亦生色）竇驟塞頗有慍言復以拘到人民不加刑責糧完即釋安業又逋賦止問本人雖父兄子弟已分析異居不許波累畨差平日枝蔓牽連妄拘索詐之術至是俱無所施其巧而笞杖刑法與凡民一例不得獨輕久欲行歷任時挾制哄堂故智而余屹不爲動也忽一日完糧甚稀余正在待給兵食甚切恐催征不前有辜軍士之望重杖嚴比時更漏初下猝聞亭外入（奇事駭人聽聞）衆中哄然一聲差役擁擠向東角門走出書吏稟請（舊拗）

退堂曰啚差散矣余曰欲上東山耶吏曰大抵然耳（冷得妙）余曰恐城門已閉不得出待我遣人赴營中請啓鑰大開城門縱之去衆差聞余語怪異皆跱立聳聽其（不得不立聽）去者亦稍稍潛集三班頭役二十餘人跪下稟曰我等願往擒之余曰勿擒也人衆至二三百汝等數人何能爲且衆差此行乃我明日立功之會何攔阻哉（反欲立功更妙）昇平世界而差役敢于散堂是叛也（先正罪名）其所以叛之故縣令催科嚴也兵食孔亟催科不嚴則縣令有罪旣已嚴矣則無罪而有功是衆差之叛非叛縣令叛

朝廷也既爲　朝廷之叛民則縣令明日耀武揚威（罪當誅矣）（趣甚）
率營兵民壯搗東山一鼓勦禽之定亂之勳與軍功
一體議叙其有逃匿在家必按籍搜捕窮治親鄰不（其機）
盡獲正法不止所慮崑岡炎火玉石無分不以此時（在此此非人所及也）
查點清白恐守法不散之差亦與叛人同罪枉累非
辜情所不忍汝等高聲傳令堂下差役願走者速走（仍是）
不走者靜聽點名吏白作何點法余曰仍照糧簿喚（此較妙）
比不到者記名便可知是誰爲叛矣各啚各甲以次
唱名完多者記賞完少者重杖至四鼓雞鳴而畢無

敢有一名不到者余笑曰汝等皆在誰爲上東山耶
足○見○本○事○
我昔在軍中視三十萬賊如草芥况東山一卷石直
豪○氣○未○除○　開○其○生○路○許○其○自○新○
[illegible]攢尖踢平耳暮夜不知尋死者爲誰我亦不記前
不○怒○而○威○于○鈇○鉞○
過汝等自今以後各深自愧恥勉爲守法奉公焉可
也由是諸役皆股栗紳士豪强輸將恐後是以兩月
之閒能辦五營半載以上之兵食而鎮平程鄉三千
穀省往來轉運之勞貴人心旣定頑梗旣馴役膽旣
後○來○胥○造○化○
破從此催科不復費力也

五營軍士半載之食乃十分急迫之時勢豪大猾

百千梗法乃萬難措手之地民刁役恣眞是無可奈何非有絕大本事未易言濟斯急迫也數行令下民心鼓舞減耗羨戢豪蠹治衙役開誠布公自然輸將恐後十日而見效兩月而成功豈倖致哉處置散堂一節鎮靜從容尤爲非常手段所謂不動聲色而措泰山者歟令君在都門時宰相卿貳以爲天下奇才於此可見一班

三宄盜屍

丁未秋七月十有三日余赴普寧尹初學政也甫月餘有潮民王士毅者以毒殺弟命來告云從弟阿雄隨母嫁普民陳天萬爲妾天萬嫡妻許氏妬以藥鴆阿雄致斃十指勾曲齒唇皆青併具有誣告反坐甘（此着狠）結蓋情詞似乎可信也詰朝詣驗空壙無屍士毅利口喋喋直指天萬懼傷移滅天萬舉家相顧駭愕不（奇慘）能出一語余澄心靜氣鞫知阿雄病痢兩月併喚當（繪形爲許氏開網）日醫家問訊灼無可疑熟視許氏腹大如牛三四人

扶掖蹲踞則九年蠱病含悲悽惋亦非復妬悍鴆毒人也遍問犯証十餘人再四窮詰皆莫知屍在何處（便先定案奇）度爲王士毅所偷因呼屍母林氏問阿雄夭殤之日士毅來否曰邀之不來（引線）復問次日來否曰來不入我家過其表姊宅卽去矣問姊有夫男與否（此問極細）曰有子廖阿喜年可十五六卽喚（速）阿喜來問廿八日王士毅到汝家何事曰過諸塗未入我室問何所言曰言阿雄死今埋否我對曰埋士毅問埋在何處我對曰後邊（定士毅案）嶺卽去矣余拍案厲聲曰偷屍者王士毅也夾訊之

果服供稱係僱乞人乘夜竊發其塚持之去再詰其
移匿何處及指使訟師姓名皆支吾不以實告恐有
從旁窺伺者遂將王士毅決杖三十聲言旋邑枷示
其陳天萬一家及鄉里牽連人等槩行釋去當場觀
者數千人咸以爲果完結也讙呼震天羅拜匝地旋
氷消霧散却仍不完結妙
輿不半里密呼壯役林才語之曰汝去衣帽先驅入
邑城疾趨東門旅店問潮客王士毅投宿幾日寓何
房舍舍中有一人縛以來果擒獲訟師王爵亭舉動
便算定有一人奇
從容若爲弗知也者謬言與王士毅素不相識士毅

亦不之顧詞氣斬截幾於無關可乘度代書認保之（善○辯○証○據○）
處士毅不能獨行密喚代書及保家訊問俱稱此人
同來則有之爵亭尚不承招給紙筆令（定○爵○亭○案○）書供詞則字
蹟與原狀若合符節因投三木眞情畢吐供稱係老
訟師陳偉度指畫奇計偷屍越邑移埋滅水都烏石
寨外其埋處當問偉度（快○捷○）即士毅亦不能知也因復遣
役星飛訪緝弋獲（伎○倆○）陳偉度前來則老奸巨猾較爵亭
深沈十倍至則（有○情○有○理○）切切鳴冤言陳天萬乃我服弟此二
入全無良心欲以假命陷弟于死幸遇青天燭奸如

神今陷弟不得又欲移陷其兄非公龍圖再世我兄

更凄惻可聽

弟死不瞑目矣余心然其說有矜釋之意見雙眸閃

善觀氣色

鑠似非善類偶試之曰好訟師也汝所言有情有理娓娓動聽若遇他人百千亦釋今不幸遇我而汝又知爲龍圖再世則不必復來相欺逐一首實當從原

從容得妙

諒偉度愕然無以應王爵亭指之曰汝我三人在烏石寨門樓中商謀此舉汝援楊令公盜骨故事教我

籌畫周到

等偷屍越境一則不憂檢驗無傷二則隔屬不愁敗露三則被告者懼罪滅屍似實陳天萬弟兄妻妾鄉

保里鄰皆當以次受刑夾桚糜爛四則屍骸不出問
（狠極）
官亦無了局我等于快心逞志之後開門納賂聽其
和息莫敢不從致富成家在此一舉五則和息之後
（更狠）
仍勿言其所以然阿雄屍終久不出我等亦無後患
（預先受用亦好）
迨偷屍更埋之後三人懽欣痛飲共稱奇計謂神不
知鬼不覺雖包龍圖復生不能審出情僞今日之事
尚有何言說哉既遇龍圖奈何猶不實供獨使我二
人受罪也偉度尚嘵嘵不服余復試之曰汝雖無同
謀郤蹤跡不謹王爵亭王士毅既爲汝弟仇人汝奈

何在東門旅店與之共坐飲食偉度出不意遽答曰（此着殊矣）偶然耳余曰一飯偶然連日共飯亦偶然乎偉度曰普邑無多飯店不得不爾余曰汝等連日旅店商量吾已知之若果仇人相遇安有許多言說偉度漫供因爵亭等誣害吾弟我故以好言勸之耳（此着又殊）余復試之曰汝夜間與之同宿何也偉度曰無之因復密訊王爵亭窮詰其夜間止宿之處房室被帳器皿位置情形則又在城中林泰家先後呼到林泰父子隔別研（總案）訊則偉度爵亭在渠家同宿三夜絲毫不差其爲同

謀主使無疑爰行夾訊偉度始供與天萬因祖屋變價有睚眦之仇藉此播害洩忿是實其阿雄屍埋在烏石寨外下溪尾深三四尺上斫一樹半截爲記（留一記妙）隨將偉度羈禁差役管押王爵亭前至其地一面關知潮陽令一面移檄塘邊汛弁以兵同往如言掘地四尺起出蒲席包則阿雄屍在焉舁回普邑俾林氏陳天萬認明非僞令仵作檢驗渾身上下俱無他故王士毅低首無言陳天萬見偉度而泣曰吾兄何爲至（叙族誼妙）於此吾與兄一本之親無大仇怨即曩因祖業微嫌

兄言（此言不驗亦有天幸）欲害我破家蕩產不得留一錙存活吾以兄爲戲耳不意兄果有此事非兄今日自言吾亦不知禍從何起也今者吾事已白兄自苦奈何偉度嘆曰我之愎也（俯伏）不必言矣或勸余將此案通詳則官聲大震余曰普邑當連年荒歉之後吾涖茲月餘地方未有起色三究之罪固不容誅通詳解省牽累多人吾不忍沽一己之名使民受解累之苦也（體恤周至）因將王士毅王爵亭陳偉度各予滿杖製木牌一方大書其事命鄉民傳擎偕行枷號四鄉周遊示衆普人快之

爵亭謀淺偉度計深盜骨之策原自不差當具結哀鳴屍塲喋喋若將天萬舉家刑夾不得謂官之枉也即使日久昭雪而目前之苦楚巳不堪問矣於此見邑令之不易爲

邪教惑民

敘風俗之壞

潮俗尚鬼好言神言佛士大夫以大顛爲祖師而世家閭閻結羣入廟燒香拜佛不絕于途於是邪誕妖妄之說競起而所謂後天教者行焉後天一教不知其所自來始於詹與參周阿五自言得白鬚仙公之傳經前任王令訪拿挈家逃匿後復還故土亦稱白蓮亦稱白楊教主大抵係白蓮教是實而變幻其名爾妙貴仙姑卽詹與參妻林氏也詭言能呼風喚雨役鬼驅神爲後天教主其姦夫胡阿秋輔之自號筆

入題

提出正犯

峯仙公相與書符呪水爲人治病求嗣又能使寡婦夜會其夫潮人篤信其術舉國若狂（流毒無極）男女數百輩皆拜以爲師澄海揭陽海陽惠來海豐之人無不自遠跋涉舉贄奉束牲酒香花叩其門稱弟子者如市丁未仲冬十日余自郡旋署始知之則已建廣厦於邑之北關大開教堂會衆數百名梨園子弟鼓歌宴慶（習俗之沉溺一至于此）兩日矣急遣吏捕之則隸役皆畏得罪神仙恐陰兵攝已而勢豪宦屬又從而左袒庇護乘風兔脫竟不能勾獲一人余乃親造其居排其闥擒妙貴仙姑窮

究黨與則卧房之中重重閉隔小巷密室屈曲玲瓏白晝持火炬以入人對面相撞遇側身一轉則不知其所之亶藏奸之藪也余不敢憚煩直窮底裏於仙（拔很斬株妖狐一至此術無所施矣）姑卧榻之上暗閣幽密之中擒獲姚阿三楊光勤彭士章等十餘人復於仙公卧房樓上搜出娥女娘娘木印妖經悶香髮髻衣飾等物尚不知其何爲者余追捕仙公益力勢豪知不可解因出胡阿秋赴訊庭鞫之下神奇百出其實無他技能惟恃悶香衣飾迷人耳目而已蓋愚夫愚婦聞神仙之名先已惶悚懾

服又見妙貴女流無所顧畏而阿秋髮髻脂粉衣裙翩翩亦且左右仙姑共作妖狐娬媚遂以爲眞娥女（宜甚竊惑多人）娘娘不復疑其爲男子也迨入臥房登邃閣拜彌勒佛誦寶花經呪燃起悶香則在座者皆昏迷睡倒恣（傷風敗俗）所欲爲其悶香亦名迷魂香聞之則困倦欲臥有頃（死有餘辜）書符飲以冷水則迷者復醒所謂求嗣見夫皆得之夢魂惝怳之際按其滔天孽惡雖懸首藁街猶不足（眞堪切齒）以洗山川之恨因念歲歉之後鄉民以解累爲憂且蔓與多人必至世家大族牽連無巳余體恤民情爲

息事寧人之計凡所供扳中冓姓名一盡燒滅免究將林妙貴胡阿秋滿枝大枷出之大門之外聽萬民嚼齒唾罵裂膚碎首並歸仙籍（爽快）其縱妻淫孽之詹與叅及同惡姚阿三等十餘徒分别枷杖創懲餘黨一槩不問使皆革面爲人焉足矣籍其屋於官毀奸竇更門牆爲棉陽書院崇祀濂洛關閩五先生洗穢濁（邪說除而正學興風化大振）而清明余亦於朔望暇日與闔邑人士講學會文其際出文會張陵祖穀百餘石爲春秋丁祭師生膏火之資正學盛異端息人心風俗蒸然一變鎮帥尚公

大中丞楊公聞之再三嘉嘆且曰此教不除害不在可見好善之公不容泯沒小通詳正法厥功爲大今除民之害不忍沾一已之名使縲絏遍及于鄰封深夜中毒自經溝瀆則保全人名節多矣善夫

仙姑之除大夢初醒一時謳頌之聲徧徹重洋而邑令軫念民風憂悶累日不忍玷他人名節以廣一已聲譽令君不言功誰爲令君代言者君子哉

幽魂對質

延長埔上塘子等鄉共築陂（禍根）障水輪流以灌溉其田八九月之閒旱江羅兩家恃强衆（惹禍）紊規約不顧朔日爲楊家水期恣意桔槔奄所有而踞之楊仙友不服操刀向阻弟兄楊文煥楊世香隨之羅明珠奔回告其鄉老江立清號名（禍首）鄉衆江子千、江宗桂、羅達士羅俊之、江阿明、江阿祖、江阿滿、江阿尾、江獻瑞等四五十人荷戈制梃環（鋒不可當）而攻之楊學文見父叔在圍困之中亦招呼三十餘人與之格鬭（大戰）衆寡不敵仙友殲焉

文煥等紛紛逃竄（大敗）世香受重傷不能自脫被擒入寨內誇示豪雄實以醫藥調劑恐其死也是時署潮令者爲大埔尹白公驗傷通報未訊而歿（大費事）冬十月十有八日余攝篆視事庭鞫再三莫肯居兇手者詞證江拱山謝文卿以格鬬人多刀梃交下實不知爲誰詢之未死之楊世香亦僅知傷已着爲羅俊之江阿尾江獻瑞而致斃楊仙友之元兇亦不能知其爲誰也（實不能知）將江羅兩姓人犯隔別細詢撫之以寬餂之以情示之以威加之以三木鉤距畢施刑法用盡總以不知

二字抵塞無一人一言之稍有罅漏者余於是亦無可如何也居數日陰晦凄風慘淡漏下人寂余張燈（鬼景）坐琴堂呼兩造齊集謂之曰殺人償命古今不易汝等清夜自思設汝被人殺死而人不償汝命汝爲寃（寔情寔理所以動其畏鬼之心）魂能甘心乎汝等所希冀徼幸不肯招承者以無人指質耳我已牒城隍尊神約于今夜二更提出楊仙（鬼王）（寃家對）友鬼魂與汝質對汝等雖有百喙亦難以掩飾矣命（頭）隸役分攝諸人隨詣城隍廟鳴鐘鼓焚香再拜起坐堂皇先呼楊仙友鬼魂上堂聽審憑空略問數語謂（堂上一呼堂下膽落）

階下諸人曰楊仙友在此（在此）欲與汝等對質汝等舉頭（譏閑）觀之此以手捧心血染紅衣者是（儼然寃鬼出現）巳衆人或昂首而觀或以目竊睨惟羅明珠江子千江立清三人低頭（二人巳）不視若爲弗聞也者（不打自招矣）余即呼羅明珠至正言曰仙友在此欲汝還其一命（寃在可惱）汝尚何推諉哉明珠駭顫良久不能答余曰汝平日利口狡賴今仙友寃魂在茲汝則不敢置喙其爲汝殺死無疑若不實言當刑訊明珠服曰吾梃擊其顚傷在偏左仙友之死由鋒刃乃（供詞爽快併露出元兇來）江子千與吾無涉也繼呼江子千至問之子千不承

余曰汝自與楊仙友辯論子千熟視不語余曰汝不
(代鬼口供情形宛肖卽令楊仙友自占不)
見寃魂乎魂言羅明珠執木棍傷其額顱之左汝持
(過如此江子千安得不服)
長刀刺其胸膛僵于地汝拔刃血隨之湧出當日情
形如此汝尚何容辯哉子千曰是也余曰仙友之死
由汝二人魂所言無枉乎曰無枉矣余曰當日號名
多人指麾令殺者爲誰曰江立清也遣役將子千明
(使人莫測)(實在可怪)
珠入廟中暗處呼江拱山謂之曰楊仙友怪汝汝明
知殺彼之仇不以實告欲沈其寃今與汝爲難汝受
(可怕)(推卸絲毫不)
賄幾何卽以汝償其命矣拱山叩頭曰殺人者江子

千羅明珠主令者江立清奈何以無干之人償其命（差可謂指証的確）乎繼呼江宗桂羅達士江阿明江阿祖江阿滿細加（再無疑義）詢問皆如拱山等所言江立清恃其老也刑法不能加鬼神不能嚇堅諉不知詰問良久終不承余見其病甚度不久奄人世乃謂曰衆證明確卽同獄成仙（兩言嚇死亦見天網不漏）友言禍由立清終不肯使活將奪其魄寸道卽將江子千江立清諸人按律定擬解赴大吏甫三日而立（不可謂無）清卒溺人遂以爲眞有鬼神也

疑獄難決之處不得不用權術試思此案若非究

魂對質何能使兇手伏辜卽將數十人盡加刑夾愈夾愈不得情如何定讞妙在晦夕淒風乃寃鬼出來之時城隍攝鬼又是衆人所信許多排場森森凜凜令人毛髮悚豎而神機妙用全在擧頭一觀蓋罪人心虛自然與衆不同也此竅既得便可迎刃而解曲折詳慎無枉無縱令君直是包閻羅

葫盧地

潮俗多無賴以攘奪穿窬爲常經使之閒居寂處則（其性然也亦）不能以終日（其習也）余初涖普時民之攘竊者百餘人緝治懲勸逾月肅清冬十月攝篆棉陽棉之攘奪於途者以百計穿窬者以千計行人當中午持梃結羣而趨日未晡則路絶人行（凄慘）余惄焉擒其積惡盈貫者甕之窮兇極狠者刑之雖甚劇而可化者懲而釋之使立功自贖竊果蔬薯芋雖微必杖或抗法逃藏不獲不（其根苗未盡也）已賊知余之爲彼難也甫及月餘亦羣然斂跡道路

肅清民以無賊爲賀余曰噫未也暫戢耳又旬日而
惠來海豐之人皆怪余驅賊入其疆棉之文武寅僚
亦以爲賀余曰噫未也惠豐自有土著安能納盡垢
汙恐其無所之者尚衆也其潛踪也爲畏死其寂處
防患甚悉
也不能安將無有入海之意乎或曰子知海務者二
三月出巡八九月旋師今豈盜賊下海時哉余曰嶺
因地制宜洞燭情事
南氣候不定今雖冬臘日暖風和何可忽也因密約
海門達濠及潮陽三營將弁並行訪緝越數日果有
見文武和衷之雅
偵者來報云匪類潛謀糾衆集械將出海其窩頓在

百二十里之外兩邑交界鐵山之麓土名葫蘆地有砲火巨械埋在方老七園中長鎗大刀籐牌俱藏寮閒茸草深處約以臘月十二夜二鼓會集起行直趨海岸奪舟而出時十一夜二鼓矣（危急）海門營遣千總陳廷耀與余密商議以舟師夜抵石港登岸埋伏石埠潭山閒待其來掩擊之而疑其未善余曰噫然哉（通盤打算不留罅隙）師行百里不無人知風聲偶漏將屬徒勞卽使幸爾相遇不與官兵敵殺則必棄械而奔暮夜之閒難爲追緝不若乘其未發先入虎穴以官拘犯如縛雞豚止

用兩三人力耳陳曰賊徒已多豈兩三人所能辦余曰此閒三人足矣至彼則我衆自多陳君會意曰善遂辭而去留百總翁喬聽余調遣余張燈草檄使晉（精明整暇羣盜已在掌握中矣）役陳拱潮役林標偕百總翁喬乘夜馳赴晉邑檄署典史張天佑統率壯丁五十名馬快健役五十名以（定謀而動鋒勢莫當百不失一）初更直抵葫盧地圍搜捕擒果在老七茅寮中擒獲謝阿皆黃阿五高阿萬沈阿石ㄅ阿球等五人即於寮閒搜出鋼叉挑刀鉤鐮鎗竹篙鎗藤牌二十八面桿又於園中起出大砲四位神威砲一位又於老七

宅內搜出子母礮鐵銼牌刀斬馬刀鐮刀鐵鈎五十六把握火藥二桶鉛子一筐火繩火絨紅布雜物不計其數復擒獲林阿元及老七老七者方阿條也素不軌好結納匪類世居普邑葫蘆地鄉與揭陽民黃阿振潮陽民楊阿邦陳阿祿皆蹠徒相善往來密洽以余治盜嚴肅無逞志之區乃於十月朔日在棉湖寨沙垻中偶語米貴乏食阿條遂起意商謀下海劫掠商船自以家居山僻園寮茅舍可爲往來駐足總滙購置軍械米糧以爲行資阿振阿邦阿祿各逞已

能分途招夥擬以是夜在大壩墟會齊由錢灣奪舟出海自謂神出鬼沒無人覺知可以乘風揚航横行島嶼刼商船屠賈客銀錢貨物堆積如山致富成家（討窮矣）在此一舉而豈知天道不容有乘其未發而張網羅以掩捕之者也據供黨羽多人就其確然有據者復（無一漏若）擒獲王建千歐阿利梁阿義及代製砲械之鐵匠劉阿提等續獲邢阿鳳朱阿永鄭阿禽林阿齊梁阿千及與阿條爲首之黃阿振楊阿邦共一十八人按律（無一寃者）懲治惟陳阿祿以自首從寬其餘情罪未著者槩免

株連許以改過自新不追既往自是山陬石罅海澨遊魂無不聞風喪膽潛踪遠遁莫敢有復萌攘竊多事之想者潮普兩邑肅然矣

此令君小試之端也然倉卒張燈嚴密從容算無遺策此豈他人所能辦耶聞令君赴會城有呼爲王文成者有呼爲王景略者有呼爲諸葛公者令君未嘗自鳴得意諸凡奇案恐拖累窮民多未經詳達惟此事文武申報亦輕輕完結仁人君子之用心不可及也

沒字詞

余方理堂事見儀門之外有少婦扶老嫗長跪其閒手展一楮戴頭上遣隸役呼而進之曰若告狀宜造堂前何踞之遠也（便見與民相親景象）命吏人接受之吏復曰素楮耳余曰婦人不知狀式素楮亦不妨（奇）吏曰沒字也惟空楮而已（大奇）余曰亦收之展視果然（平易近人）名而問之曰若有冤欲白當據事直書何取空楮來也（妙妙）婦人曰不識字又短于財代書者爲李阿梅所阻莫我肯代（爽快）余即將其楮命吏書之吏曰不知也余曰書供詞則老嫗鄭氏年

八十六矣少婦姓劉鄭之寡媳也鄭言亡兒李阿梓（點出二合晨歷筆法極老）

鄭氏供詞

去年十二月初八日爲李阿梅逼殺將鳴之官阿梅懇族中生監李晨李尚家長李童叔等勸我無訟爲我斂埋貽我住屋養我老幼今阿梅不存良心逼我徙宅收我瓦桷絶我糧食餐風宿露不知命在何時我是以來告也余曰人命至重汝不應私和且自去冬以及今秋已經九閱月矣告何爲若劉氏曰阿梅

劉氏供詞

欺凌孤寡實以夫亡隔歲無控告人命之理故敢於負約耳我等亦知夫死已久當日原係威迫服毒不

控抵償豈今者敢有他望但毀屋絕糧情實難堪而愬之族長生監互相推諉視若秦越（內食家長處處皆然）姑年風燭兒在襁褓天不憐救死無地矣問阿梅家在何處劉氏曰在崑安寨離城不遠余曰汝婦姑少待即飛籤遣役（爽快）拘李阿梅對質有頃阿梅至（迅速）訊之阿梅佼賴曰無也

（李阿梅供詞）

我與阿梓有服之親去歲阿梓不幸病死（儼然義人也）我憐其母老子幼常周恤之今災餘米珠青黃不接我自救尚且不贍豈能復顧他人鄭氏劉氏再三爭辯（亦似可聽）阿梅固不承且言婦人無厭義舉原非可以常繼之事我妻

皃現在苦饑何況于汝問以逼死李阿梓及李晨李
撤得老辣
尚私和貽屋養老諸事阿梅曰此風影俱無若不過
最怕嗅質偏請嗅
欲求助升斗悞聽訟師造此聳誑李晨李尚李童叔
質焉得不令人疑
可以喚質余亦心疑其果無有也但以鄭氏婦姑不
所以察言又要觀色
類狙詐之人而阿梅目動言肆似非誠實試之曰阿
當頭霹靂竟似瞧見心肝雖有老奸巨滑一時
梅膽大敢于我前弄巧我聽人兩語即已洞見心肝
亦招架不來
豈汝利口所能欺誑汝以我初涖任可以相欺欲試
我三尺法乎有罪首實雖重譴亦可姑寬汝不以實
情告我我喚李晨李尚李童叔與汝質對水落石出

先責汝欺誑四十板然後按情治罪汝試思之阿梅服曰是也阿梓乃我從兄之子因去年十二月向我索找田價我不依彼一時短見服毒圖賴族中李晨李尚諸人勸我代爲殯斂我曾給鄭氏銀十二兩又將舊日十五兩借劵亦取還之並無許其養老之事鄭氏曰原約兩間房屋永爲棲身今拆去瓦桷置我婦姑于何地且公議贍養一年今尚少四月李阿梅遂昧良心乎阿梅曰屋瓦係風災吹毀我暫收存今仍去蓋好還鄭氏婦姑居住月給與食米一石至臘

服得亦爽快

月以後則不干我事矣鄭氏劉氏皆曰可余曰李阿梅應加刑責以儆無良懲欺誑姑念片言一折輙自服辜據實輸情如約補過此亦非甚頑梗不可化之民也從寬令其脩屋給米免行笞杖以全親親之誼俱各和好如初鄭氏劉氏皆大悅李阿梅亦歡欣叩首轉身吐舌而去

意顯足矣

法如是足矣

大造化

沒字之紙亦可告狀些微之寃亦爲伸理隨准隨拘隨到隨訊隨結總不過頃刻閒耳如此爽快境內那有寃民

龍湫埔奇貨

龍湫埔溪畔泥窟之中有死屍焉莫知其所自來適（古筆）有好事者造其鄉偵爲竊賊王元吉因謀賊弟王煌立以爲奇貨可居藉嚇白墓洋楊姓久之無所獲以活殺賺和來告披閱之下覺多可疑煌立情詞激切當堂具結請驗時十一月十二日漏下二鼓也（伏一筆）余堂事畢呼煌立至內署察其言貌似樸拙爲人所愚問誰主使不以實告度鄉民爲命案入邑必有約保左（得竅）右其閒因留煌立他室密遣人至其寓處出袖中飛

籤立喚同來之貴山都約保果有保正許元貴在焉（不差）
元貴大驚以爲事已敗露諉卸訟師李阿梛卽籤拘
李阿梛據差役鄭伯陳拱稟稱李阿梛係普邑革退
工房書吏須黎明往普提訊余曰不然（妙算不漏）仍在王煌立
寓中急掩捕之有頃阿梛至自稱（爽快得好）今日死矣乞免刑
當吐實余曰善阿梛欲言不言似有瞻顧狀余恐書
役中有與同謀者授楮筆使書之阿梛知不可欺卽
據實直書商謀嚇詐情事而訟師蕭邦棉普槐張阿
東及案前經承刑書鄭阿二皆與焉卽令鄭阿二跽

下對質飛籤拘出蕭邦棉張阿東皆頃刻而至一鞫訊情由緣李阿栁在普多事避罪入潮與蕭邦棉投契邦棉往龍湫鄉收租携與俱有案賊曹阿左至寓齋言窟中屍乃王元吉數日前曾與楊如傑角口白墓洋楊姓頗富饒藉此詐財甚不費力邦棉遂使阿左招來屍弟王煌立煌立難之以家貧乏費爲詞邦棉即給煌立錢二百阿栁代書投詞將楊鳴高楊如傑等十多人羅織詞內又使阿左往邀許元貴元貴賫詞至白墓洋稱煌立欲赴縣控爲蕭邦棉李阿栁所

偏俠氣

畱事可和息須費銀八十兩而是時刑書鄭阿二亦（奏巧亦奇）
以收租至白墓洋從中議價徧向楊家嚇索諸楊不
依煌立元貴因僞爲入邑至貴嶼邦棉阿柳又僞爲
畱回越兩日會余旋普因又僞赴普邑宿林惠山張
阿東之家阿東又爲講和與鄭阿二李阿柳等極力
嚇索自八十兩降而四十二十以及十兩而楊如傑
之母吳氏終以並無毆打王元吉事情且係貧寡無
可措應遂出而以藉屍勒酷具控而王煌立亦有活
殺賺和之鳴則此案之興實由此一班訟師究棍奸（定案）

保蠹書傍風生事所爲乃漏下尚未四鼓而網羅盡皆弋獲所謂恢恢不漏者乎但王元吉作何身死之處尚未明晰次日詣驗重傷徧體且腰閒竹篾二條確係他處移來者當塲訊問皆莫能知心疑此偷兒（一疑一引）被殺行徑曹阿左案賊必知之而阿左不到（出許多妙）因呼許元貴謂曰人命至重今屍在曠野未知兇手爲誰但案內有名臨審不到者即是矣曹阿左不到必係真兇汝星夜拘出赴訊如賄縱不出則汝代抵償焉薄暮旋輿過石埠潭鄉鄉老幼數十人羅拜于道問何

爲者皆曰我等篤實農民非有他事因鄉居孱弱十
數年爲賊所苦幸公涖止始安生業今田稻得收園
蔬無恙故喜而來迎公欲見公一面耳束薪爲炬以
（民情可見做好官只賺得此耳）
送行余一一慰勞之且曰汝等皆安居樂業守法奉
公尊　君親上則我受賜多矣明月在天蟲沙畢照
（寫風景妙令人神遊虞夏）
此炬可以不勞耆老子弟皆夾道而趨辭之不去中
（就一老者生出無數波瀾）
有一老者將傾跌余遣人扶掖請回老者昂首言曰
吾年六十九未嘗見此好官今宵雖跌死亦快活也
余因令輿夫徐行從容問所疾苦則搖首曰今無矣

問鄉鬧尚有穿窬否則曰吾鄉無有前途十數鄉亦
無有惟龍湫埔未盡絕我不敢言余曰吁無害老人（耿直妙）
乃附耳言彼處惡賊五人竊刼無忌今已死其一卽
所驗之屍是已餘四人曹阿左鍾阿表黃近啓羅阿
錢皆飛天手段難捕之賊也余心識之越兩日許元（快捷）
貴果獲曹阿左以來將夾訊阿左奮然吐實侃侃而（老人之言俱驗）
談供稱與王元吉鍾阿表羅阿錢黃阿瑞共以竊奪
爲生十月廿二夜欲作穿窬因無所獲適楊如傑之
弟楊阿印獨宿園寮看守地瓜元吉潛入其寮偷所

蓋綿被爲阿印所覺呼其名詈之元吉欺印年幼搶奪而去售與黃奕隆得錢八十文阿印歸訴其兄而如傑病起尫羸亦末如之何也元吉又於二十四夜偕阿左等四人同至鄭厝寮行竊復爲事主覺喊鄰人齊出捉賊棍棒交加拒捕逃脫阿左阿表等四人皆壯盛先奔獨元吉餓悴行遲受傷特重以黃蔴布褲纏裹頭顱鮮血迸透二十五日遇阿印如傑于鬼墓山寮途中阿印恃有兄同行向元吉索被互相爭角當爲鄉衆勸息途之人所共知也乃元吉夜宿于黃

奕隆瓦窯内數日殞身奕隆恐有干連偕其弟奕茂及黃阿瑞等將屍移置曠野埔窟中而元吉叔父亦知而不問蓋以其身爲匪類不足矜憐恐控出眞情反爲門户之辱也（賢哉叔也所見極是）（一一頓）因拘到鍾阿表羅阿錢黃阿瑞俱供元吉夥盜及鄭厝寮拒捕受傷是實黃奕隆繳出所買賍被亦與阿左阿表等供招相符而黃阿瑞即係黃近啓蓋石埤潭老人所屈指而數羣盜盡入網羅亦無一疎漏云（照應成文跌宕入古）擬欲通詳律究因念荒歉之後解累艱難將蕭邦棉李阿椰鄭阿二張阿東許元貴及

案賊曹阿左鍾阿表黃近啓羅阿錢買賍移屍之黃奕隆聽唆誣告之王煌立分別杖責枷刺各蔽厥辜自是潮邑訟師土棍衙蠹猾保姦宄盜賊皆人人震（大快）恐地方大治

公庭雪霽鬼魅現形狐梟破膽無訟之化可坐而致也明月在天老人昂首想見一時家人父子脈脈相關使人神往于其際

死丐得妻子

有鄭侯秩之妻陳氏以迫死夫命來告云其夫充南薰坊保正因蕭邦武匿契抗稅恨夫較論于十一月十三日統率兇徒蕭阿興李獻章蔡士顯莊開明等擁家抄殺將夫叢毆垂斃無地逃生投河而死現今屍在峽山都大坛溝邊余心疑之（一見便疑妙）然不得不為驗訊也其子鄭阿伯果駕船載屍以來立往相驗雖遍體並無他傷而指甲泥沙實為投河確據（一疑）然竊疑（又疑妙）蕭邦武等五家皆貿易樸民無無故叢毆一人之理且侯

秩身充保正而邦武等五家連連被竊在前令魏君
任内各控就保究盜則有之余下車即爲比緝刻日
追賍亦無至今始共毆迫下水之理（二疑）兼殘屍口頰無
存無從辯別眞僞（三疑）而自十三日被毆下水何無一人
知覺至今始來控告（四疑）即使十三日溺死距今廿一日
相驗未滿旬日何以屍首腐爛竟似半月有餘亦不
應若是之速（五疑）窮詰其僞阿伯不服稱屍在水浸速朽
爲宜再問邦武等五人皆不能自爲置辯而陳氏阿
伯利口喋喋披麻執杖子哭其父妻哭其夫一時哀

痛慘苦之情形幾令旁觀鐵石亦爲墮淚然余心終（到底）不以爲然也（不信）勒令阿伯母子自行備棺收殮衆皆駭（不着緊妙）愕余呼邦武等五人謂之曰侯秩未死汝等不能弋獲乎皆曰不知也余曰汝同鄉共井何事不可訪知乃如此憚煩置身局外殊可怪也他人事可諉爲不知今身爲兇犯禍及切膚應羈獄詳候抵償汝五人（默辯認真得妙）皆自甘償命乎五人胥涕泣求救余曰無益也侯秩平昔縱盜殃民今見我來畏法逃遁耳（氷冷）度汝等潮民逋逃之藪不外惠來海豐甲子所東海滘碣石而已

汝五人分途邏緝無不獲者越三日蕭邦武果在惠來縣地方活捉鄭僕秩以來百姓環庭聚觀者數千人皆拊掌大笑陳氏阿伯含羞伏地叩頭請死因究出造謀指使之訟師陳阿辰並拘坐罪潮人快之至其屍所由來則係久溺餓丐招舁無主然既有僞子假妻爲之披麻執杖殯殮成禮則此丐亦可含笑九原云

（哭者亦應自笑）（趣甚）

妙在民忙官鬧一場熱鬧忽然冰冷哭者自哭笑者自笑羞者自羞白日青天何處可以遁影耶

賊輕再醮人

余既兼潮篆車塵僕僕兩邑閒一日過鄱門見數牧童在河畔偶語中一童曰（突兀）橫逆哉剝婦人至赤身可殺也又一童曰新婚遇此慘甚矣以與夫敝袴爲新婦嬌裝當日如何下車如何入室恐是夜合巹乃夫不能無疑也又一童曰疑亦將如之何乃夫尚畏懼不敢控告奚怪彼梟梟者哉（情趣宛然）余聞大駭停車詢之諸童皆笑而走命牽一童臂以來乃言洋烏黃隴與惠邑交界之區惡賊十數輩橫行無憚此月二十日要

行嫁者于途拉新人出自輿中摩頂放踵皆剝奪以去乞留一下衣蔽體亦不從且環而睇審其不可名（可恨）言之處及賊去與夫憐之解敝袴與之周身余曰噫（可憐）而言過矣行嫁則迎親多人豈能袖手旁觀多人則衣衫可讓何至用與夫敝袴且爲之夫者又肯默不告官無是理也牧童曰貧家無多人親迎告官不能（水弱民玩自然有此）致之死非徒無益且反禍焉彼窮兇極惡之流賊殺人放火靡不敢爲誰復以身試虎口耶問娶妻者姓名曰不知問諸賊各何姓名曰尤不知也余心識之

歸而遣人密訪未能得其詳先是十八日余方抵潮（留心○追緝苦衷）
署事十九日黎明有以白晝搶刼來告者陳日耀陳
日光林嘉昇云于是月望日在雙山遇賊十餘刀梃（陳林口供）
交下三人皆仆地裂顱劃足銅錢衣被刼奪一空熟
識三賊鄭阿戴鄭阿惜劉阿訟皆滔天極惡無人不
知無人敢告無人能捕之賊也時以公未涖任果明（寫出惡賊好利害）
縣尉驗傷今未平復余笑曰旣無人能捕何告爲日
耀等泣曰某言其平日耳幸公涖止可仍聽道路荆（淒惋可憐）
棘貿易不得安生乎余飛差星夜往緝遂于二十二（知前言戲之耳）

日弋獲劉阿訟以來名日耀等三人與之對質阿訟（神速）昂然曰是也奪其錢六千衣衫裘被之類凡有七尚（直認不諱亦是爽快之賊）存蔡阿繼家中未分散問同黨幾人曰鄭阿載鄭阿惜蔡阿繼張阿祿莊阿沉廖開揚馬克道與我共八人耳問汝等諸人聚居何所曰我輩皆不敢回家在山中閃鑠往來草棲巖宿惟蔡阿繼廖開揚二人在（老實）家窩接物件問平日行刼幾處曰多矣難記憶也問（神速之）下海刼船與否曰此則無之因設法購緝復于二十（極迅雷不及掩耳是以一網打盡）六日擒獲鄭阿載鄭阿惜張阿祿莊阿沉蔡阿繼廖

開揚以來皆不待刑訊與劉阿訟所言若合符節余見鄭阿載阿惜尤奇兇心惡之問平素刼奪幾何亦云久而忘記止近此數日内言之歷歷則雙山行嫁罪人斯得一婦人預焉問所刼婦人何贓阿載言貧人無他長物止銀簪耳環戒指衣裙寥寥數件而已問同刼幾人是誰下手曰同刼仍此八人下手加功則我與阿惜阿訟馬克道四人耳問行嫁則迎親多人汝等敢突出橫刼非百十人不可言八人四人者妄也命夾二語刺骨之則大呼曰再醮之婦耳焉有許多人迎之我等實

止入人今日諸事皆直言不諱獨何爲以此相欺今卽言百人千人亦不過一死而已寧能于死之外別加我罪乎余拍案數之曰汝等不爲善良甘心作賊昇平世界白日行刼得財傷人罪當死一也男女授受不親柰何橫加剝辱且不顧新婚使人夫婦一生抱痛罪當死二也汝剝奪新婦一絲不留且分持其體而聚觀如此辱人乃天地鬼神所共痛憤之事罪不容以不死三也阿載阿惜皆曰我等作賊爲貧所（說得再醮婦不值）驅刼害多人死亦無怨至於剝辱乃再醮之婦何新

婚之足云彼自家不存羞恥則其體亦盡人可觀未
乃夫開之亦無
必衣服去留之遂爲關係也彼其丈夫尚不敢出來
詞以對 抹煞妙
控告則此事亦可不必深求矣余笑曰噫婦人之不
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
可再醮也如是夫雖盜賊猶將輕之況讀書明理言
節義者乎此事亦姑置勿論但積兇行刼已多法不
可活就剝殺陳日耀等一案治罪有餘惟是通詳每
多漏網而無辜牽累餓殍途中殊堪憫惻俟枷號滿
日再議可也即令廖開揚起出銅錢衣衫裘被等物
付陳日耀陳日光林嘉昇當堂領回馬克道俟獲日

按法懲治餘皆痛杖大枷發四城門示衆阿訟阿載阿惜爲邑人所痛恨尤深環觀者千百皆嚼齒指罵（惡貫滿盈自速聽從民便）或擊以沙泥燔以草火而彼婦之丈夫亦從人羣中潛錐其股灼巨艾灸之（此人之忿亦洩矣）阿惜咬舌而死阿載等不數日皆後先畢命潮人相舉手加額稱大快（果然大快）阿祿阿繼其後亦皆病斃惟莊阿汎以頭觸庭階自稱能改過從寬杖責與之小枷阿汎竟帶枷逃脫未及兩月又（不死不休）以謀財刼殺郭君芳命案獲出按問如律（天網不漏）

婦人再醮至爲盜賊所輕甚矣失節之不可也當

時新婚宴爾既遭賊虐乃夫又不敢告若非他案發覺幾於有冤無伸矣羣賊横行莫當一日數犯不諱善良受害何可勝言此半由潮屬三年荒歉亦半由吏治姑息成風是以馴致此極耳令君署事數日盡力廓清盜賊至相戒曰此人一日在此我輩做鬼亦無處偷若再半年不去我輩做鬼亦無處逃果然數月之後匪類絕迹地方歡樂感召天和年穀豐登向之斗米三百錢者未及一年則石米亦止三百錢雖欲執鄉民而驅之為盜賊不

可得也於此見邑令關係民生洵非淺尠

閩廣洋盜

洋盜故惠潮土產也其爲之若兒戲然三五成羣片言投合奪取小舟駕出昜大習爲固然也久矣（深知宵小情狀）余以丁未秋涖普特嚴弭盜甫兩月境絕穿窬山溪清廓時尚未越俎代潮也冬十月有南澚鎮差員高聽紀壽林耀等賫投公檄移提行刼樟林港大盜林阿相（足見公忠爲國心腸）李阿來余以綏靖地方無分彼此亦不暇辨阿相等之是否眞賊卽依來文喚出移解旣而思之海洋行刼賊徒必多散黨還家豈僅寥寥一二輩若不多方

搜緝使其根株淨盡潛藏鄉村爲害匪淺不可謂普
邑無海疆責任遂漠然置之也因遣役密訪有李阿（可為大臣）
才李阿皆李阿縉三人踪跡可疑隨差陳拱陳勇攝
訊則李阿縉乃從前竊豕經余拘責者憶其月日似
不宜有出海之事屛左右密訊之阿縉果未同行且
言林阿相李阿來皆昔年舊案扳累非此次在洋行（阿縉老實數語了然）
刼之人惟李阿才李阿皆出海爲匪是實余釋阿縉
去細鞫阿才阿皆皆不自掩諱直供係黃呂璜耳聾
京林老貨招邀出海九月十一晚在老貨家對面南

徑山會齊山多林木衆喜其密茂遂止宿焉老貨遣弟林阿鳳以飯至山餉衆次夜抵桑田之鳳脰山藏石洞内一日又次夜奪取海邊空𧍯船二隻共駕出（此九月十三日出口之始）海十四日在花嶼洋面刼奪鄭財源鄭廣利繒子船二隻將原𧍯船棄去十五日在福建將軍澳海面奪坐一紅頭船載鹹魚者十七日在井尾洋面奪得吳德隆鹽船衆人利其寬大將鹽盡棄下水羣趨坐之（四十三人）（共坐二船）其紅頭船繒子船三者皆釋回惟留繒船中水手杜阿利在鹽船相助駕駛九月二十四日在潮屬廣澳

洋面刼奪林有利等杉木船亦卸其杉木下水林老貨等二十二人分而坐之（從此分為兩船）阿才阿皆與黃呂璜等二十一人仍坐鹽船是夜風濤大作兩船不能相顧遂各飄散（兩船分散）黃呂璜船上風篷破損米糧又竭饑寒迫身不能久處海面于十月初四日在惠來縣所屬之香員澳（此先一船散夥之處）洗械入水棄舟登岸散黨潛歸黃呂璜傾跌坑溝僵凍而死餘皆空手乞丐還家林老貨等一船尚不知其踪跡去向也問同黨幾人曰四十三人問誰為首曰赤鬚大哥耳聾京林老貨黃呂璜皆為首者

呂璜係同縣人鄉居不遠是以知其名姓餘皆混名
是洋盜常態
綽號相呼必見面乃能識之余意同黨許多豈有槩
不識名之理必係代爲隱諱命刑之李阿才叩首曰
實不知也平日所相呼者有陳二潑肚猴順偷食油
鼠上海客文萊薯芬簡公單鞭皂隸侯大漢阿肥二
十三仔老二猴蕭大肚權師皆不知其姓名即赤鬚
大哥耳聾京亦不知何姓林老貨亦不知何名惟憶
老貨家在潮陽縣之隴頭鄉有弟林阿鳳雖無下海
然往來要約招夥集械皆阿鳳奔走効勞若拘獲一

林阿鳳則諸人名姓可識矣（此是得賊根原）正在設謀訪緝閉復據馬快陳勇稟稱揭陽縣屬之棉湖寨有黃阿鳳一名係出海行刼之賊余意此必林阿鳳詭姓也（都邑緝盜如探巳囊）飛差陳拱陳勇余進賫檄往諭湖口司巡檢方大忠立擒黃阿鳳以來質之李阿才曰陳二潑也問獲者實何姓名據稱實名黃阿鳳詭號陳二潑家居棉湖係黃呂璜招邀入夥與阿才等同坐一船在香員澳登岸散黨者時南澳鎮差員高聰陳申紀壽林耀等聞縣令獲賊皆來問姓名乞將三賊賞與差員報功可得把（可憐）

總之職余曰噫此亦甚善但賊徒尚多欲一一緝獲
此乃爲地方非吝也
必須有人質對然後無枉無縱不累善良且遲數日
待我獲有多賊則賞汝矣高聽等不能待將李阿才
三人姓名星夜飛報鎮帥鎮帥以爲莫大奇功星夜
太平將帥此便是功
飛報閩廣兩省總督提督內有差員獲賊李阿才李
阿皆黃阿鳳三名被普寧縣借去之語余笑曰借衣
可穿借銀可用借賊何爲乎余初不知武弁獲賊如
許勳勞以爲猶夫文員分內尋常之事是以未與之
耳彼遂强冒爲已功一至此耶幕友不能平勸申文

與之辨謂花嶼廣澳地方皆鎮帥轅轄之下何獨吝（此辨太狠）一鎗一刀讓大功而不建反以漁舟商艘盡借與賊今欲向縣獄之中分捕快縛來之匪黨以爲封疆大臣銘鐘勒鼎之殊勳不亦羞弁齡而貽盜賊之笑乎（得大體妙）余曰如此非文武和衷之誼不如讓之我等焦心勞思無非綏靖地方起見若以此爲名爲功則三尺童（其人聞之自當慙愧欲絕）兒齒冷矣其李阿才所供知賊之林阿鳳時即乘夜飛差往緝一面移知潮陽縣差役協擒次日回報隴頭鄉並無其人余未以爲信也密令李阿才乘婦人（此着）

輿壯役陳拱隨其後潛聽阿才指揮舁入隴頭鄉直至林老貨門前陳拱見其家有婦人遽問曰汝老貨在否婦人曰乞丐死矣陳拱復問小叔阿鳳在否婦人曰久不來也於是陳拱喚鄉長保王協拘而婦人忽改口言不識老貨阿鳳爲何人擁之入縣庭訊之婦人堅稱不識老貨亦無林阿鳳問鄉長鄉長亦言村中並無此二人名姓余思陳拱造門一問婦人不意一答眞情已經畢露豈有鄉中全無此人之理命曳下鄉長夾訊之鄉長大呼曰有也但以目視二保

正而不言余思二人必有弊命出門外候呼喚鄉長乃言村中向有林阿任混號老貨自九月他出在外作賊未歸近有傳其已死者不知真偽此婦實老貨之妻日出丐食林阿鳳卽老貨之弟今亦逃匿他處保正恐難拘貽累令我固稱無有我是以不敢言也因將保正蘇贊卿嚴加刑夾楊新重杖三十俱置獄中謂曰阿任阿鳳獲到則釋不然囚之一世（不如是不能得賊）越數日差役陳拱等多方訪緝果獲林阿鳳（林阿鳳一到便有頭緒）以來自稱並無下海止奔走往來招邀蘇阿佑洪美玉李阿才李阿

皆鄭旭卿姚阿祿黃阿德鄭阿順及九月十一夜餽飯餉衆之事言之歷歷洪伯豊黃呂璜購置軍械鎗刀牌提大砲火藥鈎鐮鎗竹篙槍之類皆鑿鑿有據飯後因器械不足有南徑羅朝權遣弟羅朝學携來藤牌糧米送與衆人他事我不知也復攝到羅朝權羅朝學供稱昇平世界不意衆人有下海爲匪之事林阿鳳洪美玉平日相識彼稱欲包蔭洋田來借牌刀防守盜稻不敢不與實因不知而悞借之非同黨（先是局外熱腸此則身在當局）也是時余兼攝潮篆有兩邑地方之責且羣賊多係

潮人桑田出海廣澳刼奪皆潮陽一縣之事雖疎防非我任內而弭盜不可不清會海門達濠各營將弁(文武)(和衷)皆以捕賊爲急俱遣目兵會同緝捕余差周拔鄭川偕目兵劉智明周瑞等拘獲蘇阿佑即老七一名鞫訊之始知耳聾京即蔡阿京係潮邑和平寨人也普(兩邑並捷自無遁處)役陳拱等復拘到洪美玉一名供在潮陽鳳脰出海行刼閩粵各船及香員澳散黨登岸之處俱相符合復會同達濠營拏獲鄭阿順一名乃惠來神泉人即混名肚猴順者供有姚阿祿許阿光侯阿舜鄭阿鳳

諸人而普役陳拱等已拿獲鄭阿鳳至矣據稱廣澪

神速　鄭阿鳳

行刼杉木船被風飄散之後與洪伯豐林阿任等同

一到後船便有頭緒

坐一船于十月初十日在惠州金嶼洋面奪得安興利繒子船二隻始將杉木船放回而繒子船亦釋去其一十五日在海豐下湖東洋面刼奪陳元魁糖船一隻二十五日在碣石地方與官兵哨船相遇拒捕對敵被砲火傷死者六人赤鬚大哥芬筒公單鞭皂隸二十三仔老二猴其赤鬚大哥即洪伯豐也林阿任蔡阿京共議舟中無棺斂將所獲布疋纏裹六屍

役之海駕船飛遁二十八日米糧乏絶遂在大鵬山（此後一船）
（散夥之處）地方將器械沈水散夥登岸其繒船水手杜阿利先
干十月初六日在金嶼山邊取水乘閑逃回去矣復（杜阿利結局）
據達濠營把總翁耀拿獲許阿光一名移解前來即
混名上海客亦號偷食油鼠者也而差役鄭川翁熗
鄭應等多方訪緝弋獲林老貨即林阿任一名據供（此渠魁也）
因家貧米貴九月初七日往麒麟埔墟買米遇洪伯
豐蔡阿京黃呂璜商謀出海行刼米船係伯豐起意
爲首同夥四十三人除衆人所供之外尚有李阿元

尾李阿完高阿童高阿權蕭旭友王阿貴陳烏卞蔡
阿發孫阿尾黃阿九吳大英楊阿勇陳阿陽莊阿耀
劉阿應盧阿利李武臣王阿熊及呂璜所誘之頑童
鄭阿尊等其自出海行刼閩粵各船以及散夥分贓
之處與衆人不謀而合也而蔡阿京（此亦渠魁）一賊亦被差役
鄭川翁馗林光林潔陳萬科等購得囮線尾其行踪
擒獲以來復檄行普邑署典史張天祐帶同本縣幹（各盜就獲）
役按照（如魚入網）所供住址拘獲權師卽高阿權一名李十二
卽李阿完一名高阿童侯阿朝卽阿肥及鄭阿尊等

三名復關移惠來縣拘獲劉阿應一名而高阿權先
于十月初六日在惠來鄉閘薯園被鄉保緝獲惠尉
嚴刑不承惠令刑夾四次亦不以實告覊獄久之因
賊骨
病醫調乘隙逃歸十一月二十八日方回到舍而初
一日已就縛矣初猶支吾抵飾及見同黨齊集衆証
應悔從前挨夾
明確亦自直認不辭不待刑法之及也復關移海陽
縣獲到吳陳盛一名達濠營千總陳安瑞在錢崗拿
獲袁阿仁一名復據差兵陳武吳萬在青洋山拿獲
姚阿祿一名皆質訊無異則此案大盜已拘獲十八

九人矣而王阿貴就獲于羊蹄嶺鄭阿清即鄭旭卿
碣鎮獲賊
就獲于葵潭黃阿九孫阿尾陳烏卞蔡阿發李阿元
尾就獲于海豐皆碣石鎮所遣營弁目兵在各處訪
緝弋獲者也潮州鎮差兵林捷先在揭陽深浦山下
潮鎮獲賊
拿獲楊阿勇即文萊著一名而盧阿利李武臣王阿
澳鎮獲賊
熊陳阿陽莊阿耀吳阿來吳大英侯阿舜即侯大漢
皆就獲于南澳南澳鎮咨解福建水師提督總督尋
以粵省之案較重將盧阿利等解回發交潮陽縣承
審計此案盜夥惟林阿鳳未經下海鄭阿尊被欺爲

龍陽雖同在舟中不分賍物不知行劫爲何事此外
實賊四十三人今緝獲三十四人碣石鎮官兵殺死
全○夥○盡○獲○只○少一人
六人惠來登岸跌死之黃呂璜一人則四十有一人
矣未獲者蕭旭友黃阿德耳然各賊皆稱旭友即蕭
大肚也砲傷深重散黨之時不能行走必死在大鵬
山中止黃阿德一人未知去向釜底遊魂終無所逃
不○久○亦○當○就○縛○
于天地之外徐以俟之可耳當堂鞫訊則船户鄭財
源鄭廣利林有利杜阿利等與羣盜俱皆熟識語言
識○認○的○確○
笑貌不啻故人自桑田鳳脰出海之後花與將軍澚

井尾廣灣所刼各船四十三人之所同也其自十月初四以後所刼安興利陳元魁等船則洪伯豊林阿（後一船詳悉）任蔡阿京許阿光姚阿祿侯阿舜李阿完高阿童鄭（則先一船人數可知）阿清鄭阿鳳王阿貴蔡阿發李阿元尾陳烏卞芬筒公單鞭皂隷二十三仔老二狻吳阿來蕭旭友黃阿德等二十二人之所獨也李阿才蘇阿佑等二十一（罪不容寬）人雖少刼二船無拒敵官兵之罪然遊奕海面非止一日剽掠閩廣非止一船得賍有多寡按法無輕重（如律）藁街之律均不能寬亦不必分首從也林阿鳳永徙

邊陲鄭阿尊年幼無知與羅朝權羅朝學並行責釋被棄下水之杉木魚鹽及所搶衣服銀布俱于各盜名下變產追賠給主其兩船所用軍器既經沈沒海中亦不必深求矣余于此案大盜設謀購緝晝夜焦勞差役奔趨於四境而隣邑同寅不以爲忌（隣邑亦賢）羽檄縱横於遠近而文武將弁協心宣力不以爲嫌（將弁亦賢）始以旁觀之熱腸爲隣封驅除稂莠繼以攝篆棉疆身在當局有承審之責任爲兩省永奠安瀾其獲之也勞則審之也逸覺向日之爲人者今皆所以爲已可見綏

靖地方不必存此疆彼界之念文武和衷公忠爲國（此八字乃居官之要）天下焉有難處之事哉林阿相李阿來二名澚鎮知其非賊發回保釋粵省督撫臬司行查誣良爲盜官役職名余曰噫南澚鎮營之功不可沒也（妙妙）因假而得眞阿相阿來何吝焉乃以林阿相爲普邑馬快役專司捕盜李阿來以老歸農從茲閩粵海疆二三千里波濤不動商賈晏然亦官斯土者之一快也夫

普邑無海疆干係只是旁觀熱腸不禁技癢東拘西緝南檄北關所謂綏靖地方無分彼此也到潮

後駕輕就熟搜捕如神文武和衷鄰封協力奸徒
焉有漏網乎一片公忠爲國之心於此可見

兄弟訟田

故民陳智有二子長阿明次阿定少同學壯同耕兩人相友愛也娶後分產異居父沒剩有餘田七畝兄弟互爭親族不能解至相搆訟阿明曰父與我也呈閻書閱之內有老人百年後此田付與長孫之語阿定亦曰父與我也有臨終批囑爲憑余曰皆是也曲（險語動天良）在汝父當取其棺斵之阿明阿定皆無言余曰田土細故也弟兄爭訟大惡也我不能斷汝兩人各伸一（斷法奇）足合而夾之能忍耐不言痛者則田歸之矣但不知

○當○前○指○點○使○之○自○思○○○○○○○○○○○
汝等左足痛乎右足痛乎左右惟汝自擇我不相强
汝兩人各伸一不痛之足來阿明阿定答曰皆痛也
余曰噫奇哉汝兩足無一不痛乎汝之身猶汝父也
○沈○痛○愷○切○不○悔○悟○者○非○人○也○
汝身之視左足猶汝父之視明也汝身之視右足猶
汝父之視定也汝兩足尚不忍舍其一汝父兩子肯
舍其一乎此事須他日再審命隸役以鐵索一條兩
縶之封其鑰口不許私開使阿明阿定同席而坐聯
袂而食並頭而臥行則同起居則同止便溺糞穢同
○苦○極○了○
蹲同立頃刻不能相離更使人偵其舉動詞色日來

報初悻悻不相語言背面側坐至一二日則漸漸相向又三四日則相對太息俄而相與言矣未幾又相與共飯而食矣余知其有悔心也問二人有子否則阿明阿定皆有二子或十四五或十七八年齒亦不相上下（此着更奇）命拘其四子偕來呼阿明阿定謂之曰汝父不合生汝兄弟二人是以今日至此向使汝止子然一身田宅皆爲已有何等快樂（說到此處雖）今汝等又不幸皆有二子（木石鳥獸亦必回心）他日相爭相奪欲割欲殺無有已時深爲汝等憂之（趣語）今代汝思患預防汝兩人各畱一子足矣明居

長畱長子去少者可也定居次畱次子去長者可也命差役將阿明少子阿定長子押交（趣事）養濟院賞與丐首爲親男取具收管存案彼丐家（妙妙）無田可爭他日得免於禍患阿明阿定皆叩頭號哭曰今不敢矣余曰不敢何也阿明曰我知罪矣願讓田與弟至死不復爭阿定曰我不受也（以堅其志）願讓田與兄終身無怨悔余曰汝二人皆非實心我不敢信二人叩首曰實矣如有悔心神明殛之余曰汝二人卽有此心二人之妻亦未必肯且歸與婦計之（欲併化其室人）三日來定議越翼日阿明妻

郭氏阿定妻林氏邀其族長陳德俊陳朝義當堂求息娣姒相扶攜伏地涕泣請自今以後永相和好皆（向化之速）不愛田阿明阿定皆泣曰我兄弟蠢愚不知義理致費仁心今如夢初醒慙愧欲絕悔之晚矣我兄弟皆不願得此田請捨入佛寺齋僧可乎（愚人語）余曰噫此不孝之甚者也言及捨寺齋僧便當大板撲死矣汝父汗血辛勤創茲產業汝弟兄鷸蚌相持使秃子收漁人之利（至言情至理）汝父九泉之下能瞑目乎爲兄則讓弟爲弟則讓兄交讓不得則還汝父今以此田爲汝父祭產汝（此是正斷）

弟兄輪年收租備祭子孫世世永無爭端此一舉而數善備者也於是族長陳德俊陳朝義皆叩首稱善敎阿明阿定郭氏林氏悉歡欣感激當堂七八拜致謝而去兄弟妯娌相親相愛百倍曩時民閒遂有言禮讓者矣

一片惓惓無非爲此

此案若尋常斷法弟兄各責三十板將田均分便可片言了事令君偏委婉化導使之自動天良至于涕泣相讓此時兄弟妯娌友恭親愛豈三代以下風俗哉必如此吏治乃稱循良

卓洲溪

此等不除便爲大盜

有饑民乘黃昏駕船在卓洲溪攘客適余自普之潮以是夜二更過貫嶼見一人攔輿號呼自稱我郭元藏也晨往軍埔墟貿易暮從石港泛舟還中流被盜攫去銅錢八千黃白楮四十束布衣履囊筐各一事舟人王阿象赴水逃生同避難者李啓宣黃朝盛也問賊何情形曰十餘人駕八槳船母船不新不舊爲（神速如盜）篷四前一篷破損後載竹篙鎗一束余即于道中停（大敵）輿張燈草檄調保正楊勳李纘蘇贊卿楊新等率丁

壯八十名沿溪飛捕獲者懸賞十金縱者重杖滿百
越次日尚寂然無踪也因思多槳船母船非內溪所（回家久矣）
有乃隆津練江運載私鹽之具復調集水保方東昇（得之矣）
姚萬進鄭茂紀姚子寧等在于練江後溪港一帶適
行訪緝越三日果在溪墘鄉港內弋獲八槳船母船（謂當是而更非）
一隻繫維草岸內有竹篙鎗一束其前一篷亦破損
問主者則鄭良煥鄭阿清鄭侯器也拘長煥等問訊
皆茫然不知謂船式偶爾相同且自稱因貧違禁私
置多槳舢母船採捕有時竊載一二石私鹽亦不能（老實）

免實無據奪卓洲溪情事詞甚可信余以鄭阿情素比匪江上舢母船有幾平日非善良能攘竊者有幾（想）（不善）度無不瞭然者數詰問不以實告將刑之阿清乃言鄉人鄭阿忠鄭阿鄒于二月二十三日在下尾橋邊（罪人斯得）貨賣番薯見王阿協范阿義駕八槳舢母船乘風飛駛直入貴嶼其舟中有十許人竹篙鎗一束正卓洲（相符）溪被搶之日此其是矣復喚鄭阿忠鄭阿鄒赴訊如（此着）所言因命捕王阿協等則王阿協范阿義相率昂然（甚高幾于網漏）自行投訊余心疑其為良民也忽階下有以鄉音相

語者曰此必良民也若是盜賊焉敢自來送死味其（此著求工反拙）語意似故使余聞知者余思此左右有人非果善良則爲大盜未可輕釋當從容訊之阿協阿義果不承（妙妙）鄭阿淸等亦無以相難也惟保正鄭茂紀言阿協乃有名積盜保正李纘楊新言范阿義素非善良而鄭長煥言二人平日皆在姚紹聰舡母船上住宿寢食（透出眞消息）（此著亦高）無他處因復攝到姚紹聰鞫問則紹聰佯爲不識阿（此著更高）協阿義二人也者且自駕雙槳小舟赴驗明非舡母（羽翼亦衆）情詞亦似可信也而姚族生監多人林立階下請釋

善良以安本業余曰且遲之（妙妙）復有惠潮道差員李姓（使勢頭來也）
者扣扉諸見余不納遺閽者問所欲爲則言貧民乏
食相攘竊亦屬細故不可以大盜通詳恐於道憲考
成有礙余曰災黎元氣未復大事亦當化小吾但欲
（情法兩盡仁人之言）
有罪者伏其辜不肯使干連者疲于路詳解則牽累
多人吾不忍也李又言姚紹聰王阿協范阿義皆善
良請早釋余曰良匪俟審明乃知（得體）此非吾所得自主
也越日將再訊思此人出巨族勢力蟠結堂上方發
（果然可畏）
一言外閒已知趨避百足之蟲扶之者衆恐未易得

情乃屏左右於内堂訊之一切閑人皆驅逐勿令窺
伺語言待質諸犯亦分置各處不使相謀面接耳（妙妙）先
呼保正鄭茂紀（得窾）責之曰汝職在地方稽查奸匪今縱
人讓客而不以實告即是汝作賊也汝鄉中出爲匪
者幾人姚紹聰舡母船今匿何處此雙槳小船又從
何來不實言先夾汝（不得不實說夾）茂紀乃言姚紹聰王阿協范阿
義此三人搶刼是實（相符）其餘同伴不知姓名姚紹聰入
槳船母船前篷破壞先在南塘鄉池中後因追求日
急潛令其兄姚紹貴于十五夜駕出海門猷灣藉稱

採捕急則便于遠颺其雙槳小船乃事發之後在和

底裏盡吐

平港内以二金購來抵塞者我畏其族大强兇是以不敢言也余叱退之呼王阿協至前紿之曰汝乃爲

紿得妙

紹聽所欺無故以父母之身代人受刑法今紹聽已自不諱謂此八槳船母船實所置造前篷破損先沈

字字説着心

寫不由人不服

在南塘池中後使其兄姚紹貴駕出海門今在猷灣弋獲矣其雙槳小船乃在和平買來抵塞者價銀二兩汝尚能代爲掩諱乎吾固知汝等窮民無家可歸

以言餂之

宛轉得妙

在人舟中度活亦是可憐之事汝等但勿作賊何必

併船而諱之王阿協叩頭曰是也（服矣）我等實係善良不敢作賊止在姚紹聰舟中寄食而已余曰未也紹聰（直窮到底）言汝盜賊之性不可與交彼憐汝無歸以空船借汝安宿汝遂潛招匪類范阿義等十餘人竊駕行刼彼恨爲汝所欺致遭波累是以令汝勿言以受刑法今汝尚欲受刑以快彼之意乎王阿協仰天嘆曰我等（王阿協亦老實）（說則一激之力耳）有何能爲不過從姚紹聰指麾耳卓洲溪之事實姚紹聰主之同行者范阿義范阿喜姚阿相馬阿弘姚伯蘭許阿加邱阿竈陳伯榮陳伯烱陳伯鳳等皆姚

紹聰招來所得郭元藏等錢十二千七百五十文皆
姚紹聰俵分柰何獨歸過于我乎繼呼范阿義至亦
（省筆）
如王阿協所言乃訊紹聰紹聰猶支吾掩飾以王阿（不覺多數）
協范阿義供詞告之紹聰亦直受不辭且悉數所得
（此二件所謂是眞難得假也）
贓物多豬肝豬肺二者郭元藏嘻嘻叩首曰有之日
前贓單偶遺後乃記憶以細微不敢瀆請今紹聰自
言及此其爲此案眞賊無疑矣方東昇言邱阿竈乃
姚萬進哨丁先在姚紹聰家擒捕王阿協爲紹聰所
阻阿協得脫乃自赴投訊又捕獲阿義之兄范阿喜

故仇誣非同黨也而許阿加陳伯榮陳伯烱陳伯鳳
皆與阿協阿義有宿怨且有多人公保良善惟范阿
喜姚阿相等跡甚可疑難以掩飾而亦有生監多人（積習如此）
保結求寬且有道差爲之左右稍一究詰則波及富（一時不能驟變）
厚良民必欲直窮到底恐無辜株累者必多從寬將
范阿喜姚阿相馬阿弘等創懲示儆而爲首之姚紹
聰王阿協范阿義各予滿杖枷號三月示衆滿日再
責四十板造入匪類冊朔望具結點卯追贓給還郭
元藏李啓宣黃朝盛等八槳雙槳大小船即以充賞

仍于姚紹聰名下追銀十兩分賞保正壯丁示無失
信自是溪河肅清夜舟往來無窒礙惟道旁李姓者（那裡）
（管得許多）
不悅且騷騷有後言矣

饑民攘奪似小實大不可不嚴然欲以刼賊通詳
而置之死地則又似大實小情不忍也荒歉之餘
弗堪久累使事主有原贓之獲而無解省跋涉中
途餓殍之憂莠民有懲創之苦有萬死一生之慶
從茲改過遷善不敢為非法如是足矣當令君初
到時此類甚多欲詳不可勝詳數月之後遂已絕

跡併攘雞盜狗者亦無之乃知大事化小亦整頓

地方之要着不可以文法拘之也

改甲冊

潮屬詞訟好牽告（惡習宜變）多人相磨累以示武或揑造花名居奇網利或行賂改匿移向他人蓋訟師蠹役樂此爲利余方厲禁之而未止也一日有鄭娘寶毆死林嘉桂命案牽連助毆之人甚多鄭阿祖一名與焉（出題）註係梅花村人遣役攝訊闔村並無阿祖據屍母陳氏稟稱卽鄭啓亮隨呼啓亮赴訊自言小名阿清並非阿祖屍兄林嘉樹力爭此人實是阿桶如係阿清我甘反坐蓋潮邑鄉音祖與桶兩字如一並無分辨余

異之謂啓亮曰今日所重在有無助毆汝即阿桶亦(啓亮可以不爭)何妨啓亮呼天搶地言若是阿桶便助毆是真林嘉(自招其禍)樹亦指天誓日言啓亮若不是阿桶我便誣告是真余曰噫此易辯耳命兵房取家甲冊來觀之則鄭啓(幾中其計)亮小名乃阿稱也字畫濃淡一色渾然無閒余曰若是阿清則無疑義此稱字可疑恐係桶字所改再取(疑得妙)五年舊甲冊觀之亦是阿稱但中閒小點墨色加濃(辯得精細)不似一筆書成者且閱其兄弟小名旁皆從木豈有啓亮一人獨從禾邊之理拍案呼曰鄭啓亮好大膽(膽破矣)

也汝小名實係阿桶敢改阿稱以欺我將謂我可欺乎今助毆是眞矣且問汝家甲册作何改法爲汝改者誰也啓亮知不可隱乃言實名阿桶托兵書林集賢代改者拘林集賢對質則得其賂錢三百文代爲盜改家甲册是實將林集賢痛責四十板革退兵書荷校于市者兩月啓亮亦加重責審無助毆情事余嘆曰鄭啓亮弄巧成拙深可笑也汝家住梅花離縣二十里鄭娘寶致死林嘉桂之日汝實未嘗在場鳳馬無干本縣自能審釋使無串通蠹役盜改官册此

（嗑○睛○何○及○）刻寧家去矣汝何以深心揣度知我必吊觀甲册又（着○實○可○畏○）何以深心善謀連舊册亦併添改作弊如神可畏成甚豈料我之燭奸亦如神即彌縫至精至巧終難以相欺乎衆人皆叩首稱神明鄭啓亮以頭觸地乞矜釋余曰弄法蒙蔽非常大惡吾方爲潮邑除奸弊此（痛○快○）事斷不可寬亦荷校于市使吾民知法紀可也自是作弊者稍斂余亦嚴禁代書不許牽告五名以上而習俗爲之一變矣

作弊奇捉弊更奇如此細心焉有寃抑